



明齋先生集 卷一

碑銘

卷二十六

~ 16
2376
22



和
2376
26-22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一



神道碑銘

判中樞府事宋公神道碑銘

我中宗朝湖南之森溪縣有賢大夫宋公諱欽字
欽之事母孝居官清位登崇班季踰大耄而終今距
公卒之歲嘉靖丁未適一百三十有七載矣公之
七世孫命賢以其親命來示公事蹟一通圖所以表
其墓者拯謹受而閱之遂爲之竊歎曰公之名德之
盛如此而尚無數尺之碣豈後裔之貧卽公清白之
所遺耶謹按公之先新平人高祖玄德判司宰監事

曾祖龜 贈兵曹參判祖處殷幽谷察訪 贈禮曹判書考可元文昭殿參奉 贈右贊成妣河東鄭氏生員弼周之女公以 天順三年己卯三月十三日生 成化庚子登司馬 弘治壬子釋褐入槐院值燕山昏朝退處丘園以訓誨後進講論經籍自娛壬戌丁外憂服闋除南原教授 中廟改玉以弘文館正字召還歷著作博士修撰司諫院正言獻納兵曹正郎全羅都事司憲府持平爲母夫人年高乞外連補寶城沃川郡守順天府使礪山郡守又入爲司憲府掌令諸寺正議政府舍人 嘉靖甲申陞通政拜

全州府尹移光州羅州牧使戊子入爲承政院承旨己丑又出潭陽府使在邑奉母之外妻孥僕妾僅免飢寒遞歸之日家無甌石所至輒以廉謹有表裏之賜前後七承 玉音所以褒寵之者甚備壬辰 中廟令政府選啓廷臣清節素著至老不變者以參贊趙元紀及公應 命命陞元紀崇政公嘉善移長興府使 特下諭獎之甲午拜全羅監司時母夫人壽九十九歲公上疏陳情乞歸侍養 下諭曰方面任重不可輕遞而爲養懇辭特允所請公時年亦七十矣歸家孝奉不離母側寒暑不脫冠帶膳飲必嘗

而後進母夫人百有一歲而終守喪盡制不以老懈
虔執祀事不替朔望至於祖先忌辰必參國人稱之
戊戌拜漢城府左尹特陞資憲歷拜吏兵曹判書累
上章以老乞退 上允之而令本道優給食物辛丑
特拜議政府右參贊公感激 宸眷詣闕肅謝旋即
乞骸 上賜酒於慶會樓南門又令本道給米豆四
十斛公奉箋以謝肩輿出都三公以下傾城餞于江
頭故事政府堂上非得 旨不得出城是日三公令
舍人詣政院啓稟 上許之亦 異數也贊成金安
國參贊權撥刑判柳仁淑舍人宋麟壽金魯檢詳羅

淑諸公皆會其餘皆一時勝流也有公自述紀行一
錄癸卯又特陞崇政拜判中樞府事兼知經筵時宋
圭庵麟壽按節本道就公別業構一亭名之曰耆英
會十邑牧守設宴以賀之丁未十一月十五日考終
于里第壽八十有九明年戊申正月禮葬于所居縣
船舫山坤向之原 上遣禮曹正郎李瑛致祭其文
略曰淮卿性本溫醇行篤簡潔處己無枉裕以學術
所履職舉美聞弘多罄悃補闕儀肅鵠列愛日心長
屢乞南符樂在養志皓髮斑衣竟遯荒野頤神保閑
公之平生蓋具於此云初安貞愍塘判銓時請趙文

正金冲庵諸人不次擢用而以公及潘碩枰並薦己卯禍後自號知止堂其意可見也居鄉敦尚禮讓砥礪名行出門下為名流者甚多梁學圃彭孫其一也嘗構亭臨溪扁曰觀水自為詩并序以寓意屬而和者如蘇退休世讓金慕齋安國林石川億齡李休叟文捷及圭庵公聯為鉅編炳烺可玩公嘗曰婚姻論財夷虜之道士夫家所甚羞也故子女皆擇寒士之有行者而嫁娶之此尤人所難也夫人河陰奉氏監察寅之女生於辛巳二月廿一日卒於己亥十一月十六日亦葬于船舫山丁向之原有四男一女男長

益忱 贈兵曹參議次益憬樂安縣令次益恂參奉

季益惺女適生員鄭宗濩憬與惺無後恂有二女今累世而蕃衍者皆長房之下也多不盡載銘曰

萊子嬰兒之啼伯起暮夜之知 疏傳東門之退潞

公洛社之會 曠世美事公實兼備 自致者人全

畀者天 于以見國家之亨嘉奚止公一身之英華

吁嗟百祀風韻莫嗣 我銘其丘用闡厥幽

知敦寧府事李公神道碑銘 戊辰

今 上十一季乙丑知敦寧府事李公卒越五季己巳公之適孫敏好以其先考願言請銘於坡平尹拯

拯荒衰病誓不敢當重事顧無所於辭遂按狀爲叙而謹爲之銘公諱哲字白而高祖懷我康靖大王別子也封益陽君諡順平曾祖倫長川正早卒用子貴贈君祖壽麟陽城君考應順初封坡興守當光海廢母杜門不參庭請仁祖丁丑用扈駕勞陞都正後以壽封君妣木川尚氏領議政成安公震之曾孫判官著孫之女也以萬曆癸卯三月十六日生公才藝夙茂十許歲有次南山詩人傳誦之弱冠聲名已盛滄浪成公文濬東岳李公安訥皆賞重焉崇禎癸酉春升國庠明年甲戌擢大科選入槐院丁

丑由注書陞典籍移禮兵二曹佐郎戊寅左授殷山縣監時新經大亂公私蕩然公節省撫摩遺民以蘇庚辰棄歸民立石頌清白久而不衰敘復禮兵正郎辛巳始拜司諫院正言論武臣黃瀆兇悖無行秋承命試士于湖南冬以書狀赴瀋中癸未夏拜司憲府持平秋以災傷敬差官往嶺南甲申出平安都事遞歸以備局郎兼實錄春秋乙酉再爲正言陞世子侍講院弼善兼春秋館編修官移司憲府掌令丙戌由通禮院相禮拜司諫院獻納夏連除掌令秋爲別試考官己丑田成均館直講復拜掌令五月仁祖

昇遐 孝宗即位公與執義金弘郁首論自點罪惡
臺論繼發遂竄之公議稱快冬由成均館司藝復拜
掌令又論銓長沈諮循私之罪冬承 命暗行湖右
還拜宗簿寺正庚寅以掌令論奇震興削版公嘗見
震興應榜之日改造 賜花飾以錦繡語人曰震興
他日必有不軌之心後黨於自點伏誅人稱公先見
移侍講院輔德溪得導養之方秋又承 命試士湖
南歸拜司憲府執義論武臣金汝水貪贓又論宮家
山澤立案之弊 上於筵中有耳目不聰明之 教
公引避極言時政得失以及衰職之闕仍言曰君譬

則元首也臣譬則耳目也耳目之聰明亦係於元首
今不能養其耳目而欲耳目之聰明是何異於塞耳
而求聰閉目而責明哉 上嘉納仍傳曰執義李某
極言予之過失無隱予甚嘉尚今賜虎皮一領以表
其直公上疏辭謝 上答曰爾之謹直既悅予心嘉
獎之典其可已乎時吏判韓興一有不議同僚徑擬
清望者副學閔應亨上疏救俞公棨而 上批極嚴
又有本宮下人毆傷禁吏公於避辭並論之甚切辛
卯差實錄兼春秋旋拜侍講院輔德夜直講院晝仕
史局夏移司諫院司諫秋拜弘文館副校理公辭謝

不獲嘗於夜對自 上勸酒公不覺沉醉及出 特命小宦扶出夜半又下解醒酒一瓶時以爲異數尋移執義辭遞冬拜司僕寺正壬辰移輔德又移宗簿寺正癸巳連拜修撰校理兼弼善副應教司諫冬丁內艱丙申正月服闋又連拜修撰輔德司諫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序陞至右公六朔供劇少無怠慢或勸之辭遞公曰猥蒙 寵擢絲毫無報唯當竭力奔走以效萬一耳十月拜工曹參議以冬至副使赴燕及還所得彼國例貨悉散諸軍官輩行李蕭然丁酉自僉知中樞拜兵曹參知旋入銀臺爲左承旨六月

辭遞外補驪州牧使有妖巫出入府中恣爲淫祀公杖殺之其弊遂絕戊戌夏罷歸時只齋七斗米爲路糧邑人至今稱之公之弟掌令曾以責罪下吏竟死獄中公以爲曾旣不服而死而朝廷無削爵之命遂以其官題銘爲臺官所糾至被不叙之罰自此不能復立朝矣五月 孝宗昇遐公追感知遇竟日泣涕喪食至卒哭明年庚子卜居於狼川之鋤隱洞自號鋤隱爲終老計間與山人遊太白金剛等山逍遙自適越八年丙午洪公命夏朴公長遠於 榻前白公無罪遂下敘 命丁未除洪州牧使蒙 恩於

久廢之餘黽勉赴官非其樂也半歲罷歸戊申除襄陽府使未滿歲而歸甲寅拜敦寧都正移僉知中樞乙卯又出寓於安山先壠之下時當顯宗國恤每月朔望入城陪祭雖祈寒盛暑未嘗廢焉丁巳拜工曹參議有修劄者被參遞職戊午筵臣有請加恩於南漢扈從臣僚之存者特進階嘉善己未除同知中樞庚申拜戶曹參判十月以星變延訪二品以上公應旨上疏論伸冤枉恤民隱之道上優批嘉納未幾辭遞還安山壬戌大臣白公年至八耄特命超資資憲尋拜知敦寧府事入耆老所癸亥冬

明聖王后賓天公詣闕參哭班及發引祇送于東門外不以老病殺禮甲子冬以莊烈大妃周甲推恩仁祖朝侍從之臣進公正憲階賜米菽公陳疏謝恩明季則乙丑也以正月十日考終于正寢壽八十有三計聞輟朝市二日弔賻如儀比葬又遣禮官致祭以三月壬支葬于安山先塋下卯向之原公居家孝友幼遭王父喪持服如成人觀者稱之弱冠丁內憂喪祭一遵禮制及丁外憂也年已踰五十矣結廬于墓下朝夕哀哭雖大雪雷雨不廢器皿少有羶葷之氣輒爲并却水漿一家悚懼不敢以薑桂滋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其味禫後猶且盡其月而後復常膳人以為難痛仲
弟死於非命送終之具靡不躬親其子相一居喪得
重病邀醫鍼藥躬自救護殆過已出相一沉綿九朔
竟為完人其遭季弟喪也即卒前一季也連日在喪
側看檢喪需行素受弔自同少時子弟勸諫終不聽
及其引日親自奠畢視庶弟妹恤念尤至如外家臧
獲析給無所難又取諸弟之女養于家備裝嫁遣一
家咸服公之德交友之間信義尤著其同志者數人
終始相與有古人之風義焉公天性剛直言不取苟
合行不取苟容平生行己不能屈意於人立朝數十

季未嘗倚入聲勢此其所以一廢不復坎軻沒身者
也噫讜直無隱 明主之所褒廉潔自樹同朝之所
知所坐又非已事而不免見錮於 聖世此在公不
得不歸之於命而其於世道豈非可慨者也然公未
嘗戚戚於言面其寓蓮城也構茅舍數間扁以堯民
蒔花種菊把酒引興京第亦在南山之麓取靖節詩
語扁以悠然世之榮辱得喪無足以嬰其情而享有
清福克得其壽蒙被優老之 恩官躋列卿此雖不
足為公道而輿議之稱屈者則或可以少慰矣公初
娶星州李氏承旨植之女再娶宜寧南氏僉知斗明

之女俱封貞夫人李氏葬于安山與公墓相去五十餘步生二男曰牛星五歲而夭曰相夔其質剛而行篤類公自公見廢後不復治公車業季過五十不成一名而不勝公喪以歿知其賢者為之傷惜焉娶我伯父縣監尹公勛舉女有一男一女男即敏好女適士人尹世元敏好娶主簿南相星女生男女皆幼相夔少入吾門受學於先君子與拯遊好長益相信其臨逝見託者以此顧拯非立言者不足以發揮公德業之懿幽明之間是可媿也已銘曰

矯矯惟公生稟純陽 體之為仁用則為剛 仁主

於愛惟孝與友 剛善為直有立其守 我觀於公

此其大者 而迹平生好者蓋寡 早季雋翔雲路

方亨 隨分平進曷嘗趨營 聖祖初元羣彥盈朝

簡自 淵衷特殊寵褒 臯比出府蓮燭歸院

一時美談曠世盛觀 世道多巖无妄生災 十載

山中榮辱俱灰 晚歸松楸卒歲優游 安之若命

何有怨尤 獨享遐齡屢膺 天恩 寧康休逸平

地神仙 雖畸於人乃得於天 世間伸屈奚足復

論 嗟公本末德音不疚 銘茲麗牲尚示永久

左參贊 贈領議政錦川府院君朴公神道碑

銘

崇禎十三年庚辰正月二日左參贊朴公卒于位以子勳 贈純忠補祚功臣議政府領議政錦川府院君其季二月葬于金浦馬山里坐辛之原後諡貞憲太學士趙公復陽述行狀領議政南公九萬撰墓誌公孫判中樞世堂以神道顯刻尚闕屬銘坡平尹拯辭不敢不獲謹按朴氏本出新羅籍羅州之潘南高麗末有諱尚衷右文館直提學與圃牧諸公同時著名抗論李仁任通北元殺王人之罪坐謫道卒世稱潘南先生我 朝追諡文正子嘗事我 太宗策佐

命勳左議政諡平度是公之七代祖曾祖諱兆季吏曹正郎 贈左贊成祖諱紹號冶川當 中宗朝為金安老所中以司諫終後 贈官諡文康考諱應川司宰監正持身有規範屢為字牧著聲績妣順天金氏司饗參奉希呂之女公諱東善字子粹以 嘉靖壬戌六月二十一日生自幼凝重簡質不喜遊嬉己丑進士庚寅文科選槐院癸巳拜檢閱移說書光海以世子撫軍全州公從陞司書甲午拜正言斥時輩以崔永慶死誣鄭公澈遞移奉常寺主簿乙未以兵曹佐郎出補藍浦縣監丙申鴻山賊李夢鶴劫數縣

縛其守宰轉逼洪州公邀水使崔湖同討湖初不肯
公責以義乃從遂發傍縣兵同赴洪州與牧使洪可
臣合兵乘城賊至城下不能入遂潰其黨斬夢鶴以
降朝廷論功有不悅者主事獨絀公公默然終不自
言人益以爲難丁酉倭寇再逞公又邀水使遮截縣
東玉馬峯不從賊入縣公始率吏民乘舟以避之人
多舟不能容公棄所乘馬以濟人邑人傳說之不衰
秋自免歸歷典籍直講禮曹佐郎正郎兵曹正郎通
禮院相禮通禮宗簿司僕寺正間出爲京畿都事遂
安郡守仁川富平南陽府使所至治民奉公一以誠

實約己御下務爲簡靜光海卽位以春坊從勞陞通
政癸丑以冬至副使朝 京師甲寅出安東府使秩
滿歸時廢 母后之議已發爾瞻等脅百官庭請公
杜門不出堂吏有愍公得罪欲爲之地者竊就堂簿
書進公卽露狀自言吏妄也某實不進聞者吐舌凶
徒論以遠竄事幾不測適邂逅得己自是絕迹京輦
屏居畿外癸亥 仁祖卽位首拜大司諫誅討姦兇
黜去污穢恢公道革弊政所以裨補 新化者多出
臺閣甲子李适反 上出幸公州公以兵曹參議從
賊平還京以勞陞嘉善拜大司憲乙丑拜吏曹參判

及定靖 社勳以子功推 恩陞資憲丙寅爲都憲
時有科考官子弟多參公論罷其榜丁卯之亂 上
幸江都公以大憲從論平壤黃州潰城之罪卒正軍
律歷刑曹判書左右參贊知敦寧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事復移都憲庚午有 章陵追
崇祔 廟之禮公與同僚請減尊號字數 上盛怒
命竄執義權濤公亦削奪官爵尋以大臣言止罷職
未幾還叙壬申遭子喪悲疚求出爲開城畱守明季
遞歸是後累拜參贊大憲丙子之亂 上將幸江都
公與家人訣將隨 駕 上命老病諸臣先往公遂

先行入江都而 大駕因寇兵猝迫回駕入南漢山
城及江都陷敗公從王孫于喬桐仍下湖西亂定還
京以參贊在朝至庚辰春秋七十九矣公病篤神氣
不爽却藥不進屢吟屏間絕句曰服藥求長生孰若
孤竹子一食西山薇萬古猶不死語家人曰吾今以
父母遺體全而歸之無所恨出正寢悠然而逝嗚呼
此公之終始也公天資和厚而嚴重循蹈有常樸實
無僞平居不以外物經心居室蕭然無所芬華莊肅
終日好善愛人出於惻惻雖頑鄙者皆知悅而敬之
以爲厚德長者自少登朝恬退無競恂恂言若不出

口及至臨大節遇大事秉義守正凜然有不可奪者
入始服其勇以爲不可及累長臺席持論寬平而當
事不爲茹吐如丙寅丁卯之啓事在巨室親舊所難
處者時論益以此重之其家法自治川公以德學名
世仲父府院君應順爲國舅而叔父大司憲應男
號南逸爲士林所宗至公兄弟羣從數十人皆以詩
禮立揚敦尚儉素修飭禮法論者謂國朝外戚家
門闕顯盛而名行益礪者無如朴氏云公之伯兄司
諫東贊號活塘性鯁直居家立朝動守繩墨公事之
如父師終身以爲範則且以訓子孫公年十九丁父

憂喪祭一遵家禮諸兄皆早世獨奉母金夫人備盡
榮養姊早寡與之同爨諸孤姪從孫皆撫養訓誨不
遺賤幼一家之內常怡怡如也金夫人壽九十二而
終哀毀盡制後官至宰列祿俸及所得滋味與姊共
之姪孫諸家皆貧窶朝晡之資婚喪之需無不仰給
於公家無所餘遠方踈族雖卑賤之人亦皆優恤款
遇莫不感悅居家不威而嚴几案必整飭僮僕無違
令家人在側雖童幼不得以惡言詈人李相弘胄嘗
語人而歎曰今世持家法能如古所稱楊播柳玘者
子粹其人也夫人完山李氏我成宗別子益陽君

懷之曾孫龍川君壽閑之孫清城君傑之女也性嚴
有法度夙興治事至老不懈家業清寒而能經紀措
置祭祀賓客之需皆有蓄儲以奉承君子之志者如
一日生於丙寅五月九日卒於庚寅三月八日壽八
十五以其季九月祔葬于公之墓公有一男一女男
曰烜吏曹參判卽靖 社功臣封錦洲君清名直節
嘗一時先公卒女適察訪鄭思武錦洲娶觀察使尹
公安國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曰世圭有文而早歿
次曰世堅承旨次曰世厘有雋才亦短命季卽世堂
女適郡守李永輝察訪生一女適士人朴頴世圭二

女李之萬趙昌耘世堅二子泰尚吏曹判書大提學
泰素兵曹佐郎爲世圭後世堂三子泰維正言泰輔
應教爲後於世厘己巳以諫死後 贈吏曹判書旌
其門季曰泰翰二女李濂金弘錫李永輝三男澤濟
澈濟方爲廣州府尹拯後生也未及識公之面而吾
先祖八松公丁卯在諫院實與公周旋於倉卒之際
服公之當事持正不撓竊聞先祖常稱道之後從公
諸孫遊習聞公盛德流風無異親炙謹述狀誌諸文
而謹爲之銘銘曰

於惟潘南有德有名

世濟厥美爲國之楨

維貞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憲公克篤家聲 質彬彬蚤歲蜚英 遇難效績
丁昏抗節 禍非所怵功豈可伐 中興際遇賢路
始亨 壽享大耋官尊列卿 恂恂行義侃侃風範
本末俱立始終無玷 沒世既遠餘教益振 承
家死國令聞無隕 有樂斯丘君子攸寧 維式有
碑用昭山扃

吏曹判書朴公神道碑銘

公諱泰尚字士行姓朴氏其先羅州潘南縣人高麗
末有諱尚衷右文館直提學有文德忠節世稱潘南
先生後諡文正曾祖諱東善議政府左參贊 贈領

議政諡貞憲祖諱烜策靖社勳吏曹參判錦洲君
贈吏曹判書諡忠肅考諱世堅承政院右承旨 贈
吏曹判書妣貞夫人海州崔氏判官浣之女大司憲
有源之孫公以 崇禎九年丙子十二月五日生幼
多病十歲始讀書解悟超詣不煩師而學日進甲午
中進士甲辰丁內憂居喪盡禮爲鄉黨所稱己酉補
童蒙教官不仕辛亥擢庭試壯元拆名主試諸公相
賀得人例授典籍二日而拜兵曹佐郎未唱榜而有
是除世所罕也公嫌其驟不就壬子夏復由典籍兵
郎遷正言秋考試湖西開場日有急呼火起火藥庫

甲齋通補 卷四十一
者滿庭驚沸同坐亦欲起視公止之曰此欲惹事亂場耳已而諸生擁進請開門避火公笑曰若火發焰焯人已入燦焰中矣可及避乎諸生相顧自覺其妄徐得興訛者罪之還拜持平掖庭人有行禱祀者公執治如法府中肅然癸丑春復由兵郎爲正言嘗於前席論事語多截直 顯廟怒甚公猶爭之強領相鄭太和曰近來臺臣一承未安之 教輒引避未能固爭今日朴某誠得諫臣體宜優容之 上意乃解鄭相退謂人曰 天威震疊而辭不少撓朴正言真可畏人也遞爲兵曹佐郎遷持平因災異與同僚上

劄以七事陳戒秋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陞校理出爲北評事邊邑宿弊爲兵民害者爲報方伯而釐改之甲寅秋八拜吏曹佐郎陞正郎乙卯春爲湖南暗行御史還爲修撰夏復拜上疏論得失觸時諱免秋陞司藝除尚州牧使不赴丙辰夏又以暗行御史廉察關北秋拜洪州牧使爲治平易近民務通下情舊例沿海州縣遇稅船之覆敗於界內者漉出其米散之民戶令及秋還償爲官者率漫不以時舉米入水累日敗腐不可食民不勝冤苦公到州之明季益山稅船敗于州界公得報即疾馳百餘里到海岸日已

明齋通和卷四十一
暮乘月舉帆涉海又二十餘里至船處命水手分艫負索曳出沉舟舟起而米斛悉完移載就岸曬乾米不甚傷屬歲飢民爭取去唯恐後因此濟活亦甚衆丁巳秋以親老解紱歸戊午叙拜軍資監正己未移宗簿寺正轉司藝禮賓司僕寺正冬擢重試陞通政拜同副承旨轉至左承旨庚申春上改紀時政李元禎以吏判首被罪而備忘記有太阿倒持之語院僚欲請刪改公許連名上欲拿鞠臺臣之嘗構金相壽恆者公進曰彼固難逭其罪然當時聖教嚴峻彼特逢迎上旨以濟其私耳今無更問之端

而拿鞠臺臣終關後弊仍言人君亦不當以一時喜怒取快目前上嘉納焉既退而爲一偏之論者以爲元禎覆途之啓不當參金相構誣之類不可貸誦訾不已夏拜吏曹參議時鄭相載嵩爲銓長一日問曰吾輩當變化之初未諳物情注擬之間多不愜當路之意將奈何公曰但當平心秉公人謂不能則退而已其餘機關自有知者知之何必強所不能求合於人也鄭公喜曰吾意亦如此由是勳戚家皆不平於公秋遞爲刑曹參議轉兵曹參知參議冬仁敬王妃薨春曹缺佐貳金領相壽恆以公權春曹事時

上御昌慶宮 殯殿在慶德宮 上未經痘瘡而喪
出於痘故 兩宮不得相通禮多變節公隨宜裁處
情文無闕事以辨治人無異議金相淡加敬服曰素
知朴令優於文雅不料其才識之至此既而拜真尋
移大司諫病遞還禮曹辛酉春復拜吏曹參議公不
樂居銓地五疏辭再不進召牌 上終不許黽勉就
職務抑躁競而清仕路公之初入銓曹用事者欲引
戚里先公而未得售至是議又推戚里子先擬銓郎
公抑之其人時在言地遂以庚申政院事劾公以爲
瞻顧媿嬰 上察其妄不允又於公辭職之章優

批以安之公力辭乃遞蓋當庚申之初如使瞻顧者
當之正是乘機投合之會而公之所陳直陳事理辨
明是非上規 君德明白和平無所偏倚於黨論傾
奪之間非公之雅正有識量未易辨此而挾私誣詆
至此公議莫不駭之公獨曰當時 天怒嚴重入侍
諸臣舉皆惶怖 前席記注未免遺失傳聞爽實有
此駁議無足怪也夷然不以介意夏再爲戶曹參議
冬出仁川府使以親濟不果赴壬戌歷禮曹參議判
決事大司成兼承文院副提調冬拜大司諫病遞癸
亥春丁外憂乙丑服闋拜刑曹參議轉兵曹 上以

國子長官表率多士欲重其選 特命大臣擇擬大臣以公應 命於是復拜大司成夏拜平安觀察使辭陞之日 上引見謂曰卿久在近侍知卿秉心公平其勉旃蓋公三季之中十八銀臺據理守法敷奏精切出入 講筵裨益弘多 上知其賢故 特教如此關西當燕路例發金貸賈人取贏以支公用吏日抱案牘所籌算不出利賄消息之間公常矍蹙曰安見士大夫爲此牙儉主耶冬北使來詰邊氓之越境者朝廷召公聽勘而無符信公歎曰藩臣以尺紙招麾脫有變故豈不慮敗誤耶即出次境上以不敢

輕離官次之意馳聞朝廷始發遣宣傳官持符召之既合符仍欲收公所佩者公舉手曰寧有 旨追我乎不然我自以藩臣赴 召此符何可得耶持符者蹶蹶而退其臨事詳審類此及離營之日士女奔走擁車曰失吾父母至有登城望塵而泣者公泣任僅五月而惠愛之洽於人心者如此北使還即拜吏曹參判未幾辭遞丙寅丁卯二年歷大司成兼備邊司有司堂上同知經筵吏曹戶曹參判大司憲都承旨兼藝文提學同知成均工禮兵三曹參判有憚公居內者出爲咸鏡觀察使北路比歲凶荒民多流離失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業公至減稅蠲賦興利除害所以恤惠困窮者甚備
戊辰秋歲又失稔公知民將大困預戒州郡節用積
粟又計刻邑倉儲及民戶之數筭口儲糧以至麥熟
其不足者請移嶺南近海關西近山郡邑倉粟得三
萬餘石均哺以時人忘歲凶己巳夏秩滿入授同知
中樞遷刑曹參判秋轉戶曹冬充弔慰使赴燕行李
蕭然象胥輩私相謂曰宰相之心我輩皆知之不曾
見如公清約者庚午春復命再爲禮曹參判公自己
已還朝不樂從仕每有除拜輒以疾免秋出爲江陵
府使前是爲府者率多養閒不事事滯訟或至累十

季公剖決無怠案牘爲空境內多豪勢莊屯爲民所
苦公悉剗治之奸暴斂迹羸弱得所一境大治暇日
種梅移竹嘯詠其間悠然若忘世者三年而歸邑人
立石頌之既歸不復入城築室先墓下與季父西溪
公朝夕杖屨相從爲終老計癸酉拜黃海觀察使不
赴甲戌夏上又盡斥用事者收召舊人特拜公吏
曹參判兼同知義禁時舊人多在外朝著殆空上
問公之來日三四公不得已入城拜命未幾陞拜刑
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成均館事弘文提學世子右
賓客尋薦授弘藝兩館大提學撰進中宮復位玉

冊文初 中宮之復位也相臣在外春曹無長官而命下倉卒禮儀多草草兵判徐公文重欲請俟大臣及宗伯入朝講定儀節以重大禮邀公議之而自政院已先啓此意矣及是有欲構擠首相南公九萬及徐公者嗾儒生朴尚綱投疏與臺官鄭澔相繼論斥兩相欲闕 成命仍并中公語極危懼公出城上章待罪 上優批開釋仍拜禮曹判書以冊禮期迫敦諭促還公罷勉視事秋拜右參贊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冬轉左參贊禮曹判書兼知義禁乙亥春王世子有入學禮公以大提學當古者博士之任

世子又有冠禮公以宗伯爲贊冠又定進尊名周旋盛禮允愜輿望爲搢紳所觀仰夏歷大司憲還左參贊時在罪籍者甚多大臣請會議朝堂有所疏釋而臺臣不肯皆引避議不得成李師命李翔復官副學吳道一言師命不可貰修撰閔震炯言翔不當伸俱爲臺議所擊公因求言上疏言大臣臺臣論議渙散請早賜裁處務令情志交孚可否相濟調和鎮定以服人心師命翔之事初無明白辨覈之端而徑先復官安得無是非之議乎 殿下於此等處曾無明白之教賞罰何等大柄而不自揔攬唯事因循尚何望

月齋遺稿卷四十一
振肅頹綱使人知所勸勵也哉 上優批答之縷縷
十行有不自摠攬實中予病之教還收二人復官之
命秋移禮曹判書用侍藥勞陞正憲歷工曹判書又
還禮曹丙子春拜吏曹判書掄選注擬一以公正干
囑不行是歲大飢流民之聚京城者無慮數萬朝議
就東西城外設賑場分處之擇宰臣以管之而公主
城東日至其所親檢分哺哀矜惻怛發於至誠飢民
見公至咸擁前上手曰公之隱恤如此雖死無恨公
自癸亥草土已得疾及後奉使遠役又致傷損至是
勞悴益甚形神甚憊家人憂慙勸以少思調養公歎

曰吾病之殆寧不自知但國家不幸屢遭變故今日
廷臣唯思退保吾今年位至此盡瘁死職猶是吾分
耳俄添微感轉增困綴屢疏乞解銓職 上不許公
雖在病中猶疏論賑政凡諄諄如夢中語者皆憂國
悶時之事 上遣掖庭人問疾 賜御廚珍饌大臣
入對以銓曹務曠請姑解公職 上曰向遣人視疾
云朝夕難支今頗過累日得無有差道耶大臣言其
已危 上爲之愍然其眷惜之重至此遞移刑曹判
書而又遞付副護軍竟以五月七日考終于建德坊
第正寢春秋六十一計聞輟朝二日弔祭賻皆如儀

別飭有司庀喪葬特從優厚曰以表予震悼軫恤之意 王世子亦遣宮官來弔擇賜棺一具上自搢紳下至輿僮莫不惋歎以是季七月六日窆于揚州水落山負卯之原從先兆也公爲人端粹恬靜天資近道容儀雅飭語無粗俗孝友之行尤篤至承旨公晚嬰風疾委身牀席者十季公供仕之外未嘗離側扶護應對終始如一日疾若少進則一夜之間顏色輒爲之焦黑與弟佐郎公泰素士受相爲知己湛樂怡怡及其歿慟曰去吾半體吾何以生撫其孤如己出對之輒含淚舅家選孺喪威荐并親舊無敢顧問公

自醫藥至斂殯盡心救護獨與僮僕數人月餘而囊五喪人莫不難其事而服其義雅性峻潔尤謹於進取嘗曰人之惡德莫甚於躁千罪萬過皆從此出見人有趨競之習不翅若浼是以交遊甚簡公退却掃靜坐唯以書史自娛有以枯淡譏之者或曰枯淡亦自難得家素甚貧未釋褐時居鄉村至於躬親鄙事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貴至卿宰不變素焉及卒瓶無餘粟篋無遺衣斂葬之須待賻襚而後辦弔者莫不嗟服公自立朝清要華膺無不歷踐雖輿望歸注而輒逡巡退讓得譽寵辱未嘗嬰懷數十季來黨議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益甚傾軋成風公推分守正無所屈撓每當論事之際必規切君德以格非爲先一時清議倚以爲重公器度方整言笑有節而中心樂易不設畦町好誘掖後生每以古人言行諄諄指誨爲詩文理暢辭潔不尚浮夸尤長於鑑識一時新學爭以所業就質得其題評各自驚服掌試取文專求贍達典雅黜華靡軌駁者近世言善於考官而公正無私者唯公爲最公雖以科第顯而自少精研經訓淡有造詣滄江趙公涑公之婦翁也於人少許可獨愛重公聞公至必更飭衣冠而見之曰此大儒不可以年少忽之金相錫

胄嘗有所叩質語人曰今人數知禮之士必稱林下然以吾所見博於學而淡於禮者無踰於朴某也公常曰人無誠萬事不可做因以存誠爲齋號又號晚休子貞夫人豐壤趙氏有二男三女男長弼純參奉次弼健女長適府使申瓊次侍直李壽涵次士人李秉哲弼純二男三女男長師任餘幼弼健二男並幼申瓊有二男四女男曰錫夏翊夏婿曰趙海壽李獻章李眞淳李壽涵一女適尹志溫李秉哲二男一女幼公與我家連姻公之弱冠時吾先子一見而淡賞之目之以豪傑之士拯亦自少從遊公父子兄弟間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細大靡不悉心所親與而悅慕者到老無間士受既
早世公又繼逝云亾之痛每切于中弼純兄弟狀公
事行來求墓銘知拯之不嫻於文而以此相託者以
拯爲知公也情義不容辭謹最其狀而銘之銘曰
喬木世家璵璠令質 孝友實行清修矯節 文學
登朝雅正自守 歷試內外一官不苟 世路多歧
互有平陂 從容任真不比不隨 位至冢宰身如
寒士 表裏若一始終無貳 我欽公德亶在一誠
于以自號可驗平生 有崇若堂衣冠所閱 以
茲銘公庶幾無媿

宗室珍原君神道碑銘

宗室珍原君諱世完字子固 成宗大王四代孫也
曾祖諱禧楊原君祖諱壽璿咸寧君考諱佺靈川君
靈川以安南君諱壽鍊之子爲後于咸寧安南卽楊
原之母兄景明君諱忱之子也妣尚州金氏左議政
貴榮之女公以 萬曆癸卯八月十九日生自幼器
宇卓犖絕無綺紈之習剛毅慷慨有古人之風初授
珍原副守與伯仲兩公奉母夫人盡孝居常不離于
側光海朝賊臣倡廢 母之議公時季少能毅然守
正幾不免禍 仁祖大王卽位特命陞品乙亥 仁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烈王后昇遐公以享官直 魂殿丙子虜兵猝至公承命奉 魂殿先入江都而 大駕駐蹕於南漢山城公日夜望 行在灑泣不已 孝宗大王時爲大君與公同處一室時問籌策及甲申告急 孝宗與公馳往津頭見虜騎已渡復還城中爲守備計而賊已薄城事無可爲者矣賊脅和令我送使于南漢孝宗以命公時伯氏祥原公從仙源金相國同死於南門而公承命卽渡江艱關抵三田渡以 大君信札傳達 行在公旣離江都而母夫人及祥原夫人曹氏俱自決以死之公聞計奔還奉喪歸葬于先山

守制于水原別業躬自耕種以奉朝夕饋奠服闋用乙亥 魂殿勞陞正義還京庚辰 孝廟自潘中還告于 仁廟曰珍原君一家節死臣所目見旌表之典不可闕也蓋亂後人多自言公避其紛紜不以事聞故也 仁廟卽命禮官並旌閭公自經亂無復有意於世事常衣麤布騎款段託於麴糶優游度歲每北使入京輒杜門淡居彼所經歷之路踰月不肯往來雖子弟亦不使涉其地銓曹嘗以公充赴燕副使公三疏力辭不行朝家不能強己丑 仁廟昇遐公又以 魂殿享官陞中義乙未七月一日以疾卒于

明禮洞第壽五十三計聞 孝廟震悼賜弔祭以其
季九月三日葬于高陽德隱村亥坐之原公愛知于
孝廟視公如骨肉在潛邸時每與同盃勺或泛舟於
東湖或選勝於西郊眷顧甚密公平生脫略簡易不
以家事經心喜施與無所吝惜雖家舍田土人或
欲取之者從而與之一不爭辨于官輿馬服色雖
落而略不以關念 孝廟嘗以金玉盃六七箇置於
前曰可擇其好者取一焉公避席謝曰使我有酒則
于鉢于碗何酌不可金玉之玩性所不好也竟辭不
取 孝廟以是尤重之 孝廟在藩中時以手札寄

訊曰緬惟曩日之歡娛疑若夢寐天上之樂也又曰
國事與私情日就艱險夫復奈何其惓惓於公者如
是及 孝廟入春宮或勸以別問安公曰自有朔望
問安之禮又何敢私候耶終不聽祥原公既歿二子
尚幼公取而養之提攜保抱以至婚娶成家無異己
出焉公凡三娶朴氏韓氏權氏皆封縣夫人朴氏學
生峻女也未周年而卒葬楊州先壠下韓氏西平府
院君浚謙女也生於 萬曆壬子自兒時柔順端慤
動合閨則西平公鍾愛之及歸于公婦道甚備性又
勤儉手不釋紡績宗黨莫不稱之在江都虜未及城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欲自裁公止之曰舟楫有路可觀勢也夫人度其終不免恐不得從容潛出廚後自縊家人急救之不及即正月二十二日也葬于德隱與公同原異塋權氏學生亨祿女也公有一男三女男曰曇韓氏出也女皆權氏出也長適通德郎元泰夏次適鄭興周季適南世貞皆士人曇娶學生嚴泰耆女生二男曰一碩重碩元有一男曰弘道鄭有二男曰道一道就南有二男曰鳳朝鳳輝一碩娶通德郎尹鉉女生三男曰映遠苾遠明遠庶出五男曰振遠漢遠濟遠貞遠八遠重碩娶武科尹濟雄女生二男曰弘遠久遠嗚呼

拯之先人實經江都之難初入城中與公寓舍連門而停仍與之相識時先祖人松公扈 駕南漢及江都敗先人欲脫身往赴八松公所公適奉使而出謂曰君可與我偕也先人遂微服爲公從者以行倉卒同患難亦豈非氣義之相感也及公之喪先人爲哭于其家先人於亂後屏居不仕辭職之疏提其時從公之事以苟免引咎焉公歿後四十七季公之孫重碩與其兄子映遠見訪於窮谷爲敘舊誼慰孤露相與嗷咽久之仍以公之墓道文字相託義不敢以老病辭謹拜受其狀最而銘之銘曰

事親盡孝兄子猶子仁之實也 蚤自植立不怵淫
禍義之質也 受眷 聖明不求私謁守己之節也
杜門北使力辭燕役秉志之烈也 至於不寶金
玉身如布褐又其趣操之卓絕者也 迹公平生罔
非可法 書之于石用垂來葉

議政府右議政李公神道碑銘

上之十有五季己巳五月國家不幸 中宮廢處私
第前判書吳斗寅前應教朴泰輔等諫死中外震恐
無敢言者領中樞府事李公時年七十有六方引年
致事乃上劄極言 命極邊圍籬安置秋宥還明年

庚午卒于扶餘琴岡之寓舍越四季甲戌 上海悟
復 中宮位贈斗寅等爵特遣承旨致祭于公墓蓋
廢后復位前史所未有也日月之燮增光 聖德德
音渙發 恩及泉壤舉國莫不悲喜太學士吳公道
一狀公行甚備公之孫宇春以拯受知於公不淺來
托神道之銘辭不敢不獲謹按李氏之先全義人有
諱棹佐麗祖策統合三韓功位太師是爲鼻祖自此
爲簪纓族致卿相者亦多逮我 朝九昌大高祖諱
承孝弘文修撰曾祖諱廷鸞亦文科官府尹壬辰倭
變有却賊功 贈冢宰祖諱遵吉早世 贈貳相考

諱榮先有志操社稷參奉 贈領議政三世之贈以
公貴也妣 贈貞敬夫人驪興閔氏參判 贈左贊
成汝任之女公諱尚真字天得號晚庵以 萬曆甲
寅五月二十九日生于全州城南里第幼凝重異凡
兒甫十歲德器屹如聰睿絕人從外王考受業博涉
書史閱公奇之常曰大李門者必此兒也及成童爲
文辭識者稱以文章之才丙子中大小科解額未及
覆試值虜變奉老避寇于峽中亂定不復赴舉專心
經術聲望蔚然己出流輩乙酉議政公有疾適有別
科命公赴公爲親強就李相國景奭見公文歎曰此

經綸才也遂擢丙科分隸成均調軍資監參奉陞廣
興奉事丁亥始拜檢閱陞待教奉教庚寅陞典籍移
監察騎省拜正言卽 孝宗大王元季也承旨申冕
因辭職疏語多忿懣公論罷之 上斥以淡文出補
義興縣壬辰春 特除司書蓋冕敗而 上思公也
時 顯廟爲世子將入學公疏論尹順之不合博士
職尋拜持平上應旨疏略曰 殿下英銳太露執德
不弘羣情不交於上實患未究於下輕視羣下而頗
好自用淡惡朋黨而不察賢邪前代敗亡可鑑戒也
不樂仕宦古入美之趙錫胤豈可以欲退爲罪哉俞

棨之儒雅博學永爲清朝棄物殊可惜也左相金瑄素負重望而近以大同一事不叶於儒臣交象不佳噫欲行大同者公心也有所持難者亦公心也國家事非一家事則豈可有私喜怒於其間哉前議政趙翼前判書金集經學德望冠冕儒林殫誠盡禮豈無可致之道仍言宮禁不嚴內司近習之夤緣弄奸宮莊廣占宮奴恣橫之弊末復以年凶請停簽丁罷陳稅上優批答之左相因公疏辭免上特罷公職左相劄請還收上允之曰以成卿美公因辭遞冬拜兵曹佐郎移京畿都事癸巳遞拜司書移直講甲

午復拜正言又陳時事曰 殿下修省軫恤之舉終無一事之成效非時不急之務違天心而拂民情者不一而足則召災興怨何時而已乎闕內侍婢抄以公隸金石之典 殿下忍以使命之故侵及良民而壞 祖宗法耶縱奴虐民惡在其爲民父母乎此足爲亾國之一徵而大臣三司銜默越視噫 殿下旣厭聞逆耳之言則無怪乎羣下之以言爲戒也臣恐從今以後聰明交蔽鹿馬易形亦無敢言者矣兵判元斗杓備酒饌張妓樂於領相家以媚悅大臣大臣安而受之可見朝綱之頽也帝王慮患靡不用極而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御座咫尺命卒用劔劔鋏森羅呼聲交聒瞻視不尊
已不足言而百濟黃昌古事可鑑 乘輿疾驅憂在
銜檠 拜陵之行 御手催鞭駐馬觀射萬目驚怪
至於袂袖短衣新製弓劔又何事也都忘在莒不思
自強而並與其衣服器械而慕效之不啻若伊川之
野祭言念及此不覺痛哭其餘如懋聖學崇節儉求
人材選藩閩恤邊民亾慮萬餘言皆切中時諱 上
答以言甚切直領相鄭公太和以公言辭職 批曰
其言狂妄或比予於二世或以忘莒慕制困之而付
之一笑者爲言路也公引避曰自古只聞以臣諫於

君未聞以君困於臣也且所論兩臣事只欲尊朝廷
體統 上答曰爾之言皆好轉司書持平時洪字遠
論趙途事有寵姬殛死愛子流竄之說 上震怒遂
臣以不即請罪斥三司公引避以爲字遠疏語雖有
妄發蓋其所陳人所難言不宜遽加之罪憲長李時
楷疏請字遠罪斥公及趙晉錫徐挺然等倡浮論主
伸救公又引避而時楷以傾陷被劾公因此求外補
星州牧翌日 上教曰李某之罪與趙晉錫同而前
日進言予所嘉獎不可罪直臣只遞見任蓋趙先被
削黜也公欲還鄉歛迹俄 命廉問兩湖在途除掌

樂正乙未春竣事復命即引見曰聞得病今何如仍問沿路見聞所施行者甚多以親濟呈告歸旋除執義未及至超拜承旨上疏辭批曰爾之忠直實合擢用秋又以親濟辭特賜藥物使帶職下鄉遞為刑曹參議移兵曹又拜承旨疏陳求人材之道而歸之於立聖志恢聖量批曰日者筵席爾發此端而未畢予欲更問而未果今茲進言出於憂愛之忠赤予用嘉悅又以親濟三請由始許歸賜藥物除慶尚監司未赴丁憂服闋連除承旨公以偏親已老不欲離側從宦申章陳情命將母上來公赴謝請

得一邑優養上於筵中諭以必欲置之近密不可出外郡天語甚溫大臣以為孝理之下宜念其私情上始允之授長城府使居五月因宋公時烈請召拜承旨以親患徑歸完山己亥夏以禮曹參議還朝上嘗論朝臣中可與共大事者而特舉公名未幾擢拜右尹公陳疏辭批曰不但卿才允合擢用愛君之誠亦素嘉尚蓋公甲午一疏直言不諱嚴旨摧壓而終不撓屈上深知公忠確過人銀臺之擢褒以忠直而前後繾綣之教優異諸臣移大司諫五月孝廟昇遐公居處飲食方喪盡誠且以為臣子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之所可自盡者在 山陵躬審畿內諸山四疏獻議
顯廟以出於至誠答之兼承文提調拜吏曹參判過
大葬以有勞蒙 賜馬庚子丁母夫人憂方疾革斫
指進血在草土得脚痿證遂爲終身之疾去喪連除
吏曹參判大司諫大司成冬拜慶尚監司時大同法
未行嶺南政務尤煩劇公至剖決無滯訟獄漸息歲
飢而民免流殍時閑而軍政克修拔人材黜貪吏戢
頑胥威行惠孚政成弊祛一道翕然頌之島夷有徵
債於我人者怒傷人之救解刺殺之公先啓梟我人
負債者移文島主使取殺人者懸首於境上倭人懼

伏不敢復犯禁島主憚公威嚴季例禮外別致贈獻
公却之甲辰夏拜吏曹參判疏陳修省飭勵斷滯獄
蠲民役詰戎政等事乙巳夏請暇下鄉連拜右尹諫
長屢疏言策勵振作之道而申請革民瘼釐軍政檢
戶籍之事秋論溫 幸後賞典太濫有護戚畹累
聖德之語公議多之冬因雷變疏請奮乾剛戒遊行
嚴宮禁務實效爲應天弭災興衰持危之本玉堂李
敏叙以公前疏論賞典爲強生區別非斥公公引避
玉堂處置遞公而旣以同春秋爲考史奉 命往赤
裳城矣明季丙午正月竣事拜大司憲還乃以前日

見斥於玉堂上疏乞罷 上以卿無所失答之而玉堂又斥罷之時朝論歧貳公於是益有退志除右尹再疏乞浴大臣以戶籍事急啓遞之公即往延豐溫井還到忠州之可興僦人田屋以調養焉居期季轉歸完鄉到處貧窶人不堪憂而公優閑自娛凡五歲之內降召不已爲監司者二亞天官者再貳水部者三長兩司者十餘並辭不赴而辭疏輒陳所懷言必切至辛亥歲大飢備局薦授水原府使公辭不得曰爲賑民黽勉赴郡古人所不免遂赴任時道殣相望公竭誠撫綏捐俸救濟業農者計日給糧民得以全

活至今不忘豎石頌德復除慶尙監司以病辭壬子連拜諫長右尹禮曹參判憲長請暇省掃南歸未幾陞拜兵曹判書連章力辭終不許十月移判吏曹連疏辭癸丑兼同知成均夏有遷 寧陵議 命公卿三司奉審公以脚疾不能行乞免職 上令參判代行正言鄭維岳劾公稱疾摺撫醜詆蓋公常賤惡其爲人欲塞清望維岳知之先發申公翼相在玉堂疏斥其傾陷狀物情快之公出郊三疏待罪遞爲左參贊留驪江陳情乞退不許移大司憲又移吏曹判書陞崇政兼判義禁有三省獄 別諭特召溫旨慰諭

公黽勉出仕恢公道疏滯鬱絕請託又奏變通參下
遷陞俾無積滯議者僂之甲寅 仁宣王后昇遐六
月過 國葬以疾辭 上遣醫賜藥劄三上遞付知
中樞又拜左參贊時改定 大王大妃服制會議大
臣被謫禮官拿囚公以爲禮家聚訟本非可怒雷霆
遽震氣象愁慘願平心舒究亟收成命八月 顯廟
昇遐今 上嗣服復拜兵判兼金吾時黨人當路承
先王罪大臣之後仍藉禮論首劾宋相時烈朝著波
蕩公疏言 先王勘定典禮罪止首相則到今豈可
追論且時烈之受知於 孝廟如何而敢有一毫貶

損之意乎一自此論之發舊臣之斥遂殆盡若此不
已危亾必至趁今悔悟猶可及救臣受國厚恩若當
此時畏罪含默則其何以報 先朝而忠 殿下哉
上不答乙卯正月因虹變上劄言修身明學嚴宮禁
辨賢邪從諫納言固國安民之道又上劄論救被罪
諸臣司諫金憲投疏詆公公遂屢劄遞職畱疏以行
都承旨金錫胄啓 別諭召辭不赴僑居於牙山連
除知中樞工曹判書皆辭 上以舊臣多不仕者特
推之公進江外待命拜判尹旋因推緘勘律奪告身
冬移寓扶餘蓋愛白馬江山也戊午特叙除判中樞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上疏辭庚申朝廷更化除判義禁夏間有逆獄即赴
命未至遞爲左參贊兼繕工提調連疏辭不許五月
又兼金吾 命入對以脚疾辭 命扶掖上殿是後
出入輒以爲例異數也公屢以病力請退休 溫諭
不許兼平市提調時市民多有難堪之弊公陳啓變
革民大悅七月拜吏判屢辭不許十月進拜右議政
四疏力辭 批旨愈益勤有金益勳李師命等追錄
保社功之 命公與首相金壽恆議不合上劄曰旣
勳勳又經會盟不可續續追錄况此人等初不入於
勳定則其勞績之有間可知豈可苟行 祖宗朝所

不行之事哉 上不納蓋追錄之議金相錫胄所主
張也於是首相獨主勳定而公不與焉六月引疾乞
免 上屢遣近侍敦諭八月起視事獻文成文簡兩
賢臣文廟從享議九月受暇省先山還朝陳歲荒民
瘠請蠲役節用壬戌正月上劄箴戒 上嘉納又引
疾遞付判中樞癸亥參耆老所上疏請依禮致事遣
承旨敦諭六劄不許時應教朴泰遜等論金益勳金
煥等誣獄之罪而相繼被譴公劄陳不可以勳戚大
臣故罪言者副提學趙持謙司諫吳道一校理韓泰
東等於追勳籍及誣獄持議甚峻金錫胄請斥遠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之於是持謙等皆又得罪公又陳劄曰今者諫臣斥黜之舉實關國家存亡之機念此被譴諸臣率皆年少之人不避忌諱務持風裁不幸益勳一事轉成風波浮言噂沓勒加情外之誦噫世道日下直氣不振今反使剛果敢言之流一皆斥退將置國事於何地耶仍斥喉司與軟不能覆奏言雖不行而一時之持清議者倚以爲重秋以先山加土受暇將行入侍講筵申請休致上方講心經公奏曰心經一書首以精一而敬爲之主匹夫尚然况帝王乎又曰塑像如人猶不可忽則人君之於臣僚民庶皆不可忽也

上曰此言甚著實仍顧左右而稱善臨罷諭以趁未寒還朝命太醫持藥隨之九月畱任實先瑩下營豎墓碣十月間上患痘疾即日馳還止闕門外晝夜不離上候纔平復而明聖王后遽昇遐過成服始歸第甲子春上劄勉上節哀兼言時政又連章請老十一月因莊烈大妃回甲之慶特命抄啓仁祖朝侍從在世者賜米公在其中不勝愴感拜箋謝乙丑又劄請致事公自癸亥休致之請累歲申乞出於至懇而未遂每誦宋人封章凡幾上時事每一嘆之句九月入侍講筵又乞休仍言遇災修省之道

且曰洪宇遠之誤引家人卦者原其本情或不無可
恕閔熙福善狂之說無他證左竄謫已久宜有酌處
玉堂金萬吉與館僚以肆然稱冤斥公公陳疏待罪
優批慰諭應教李頤命繼萬吉至曰 明聖王后三
年甫畢乃有此言公陳疏自劾即日出住銅雀村舍
頤命爲執義與正言韓聖佑合啓謂公伸救惡逆請
罷職連啓數日 上終不允丁卯正月遣史官別諭
召不赴將南歸又遣近侍 敦諭勉留以公辭祿俸
命賜月廩秋有 長陵遷卜之議命公與諸大臣同
詣奉審曰欲待卿一言而決仍教曰判府事奉審時

許令扶掖公不敢辭復命 引見仍深歎向來去國
之事懇教挽留留公留疏還衿陽寓所時遷 陵之議
尚未決上將親詣奉審又諭公先進 陵下候 車
駕 上到幕次夜遣近侍諭以肩輿入來從容引對
議既寢公仍懇請辭歸 上面留至勤且令落後徐
還公不得已還到京城 上命倉官輸送兩年祿俸
公以在鄉既食月廩且不從仕實無追受之義固辭
不受屢劄乞省墓筵臣有言公之此行爲永退計者
大臣仍請勉留 上特遣承旨諭以停行公陳劄申
乞不許戊辰二月又請歸掃 上曾有姑待春和之

明齋遺稿 卷四十一
批故允許而曰給馬遣醫意匪偶然往伸至情急速
回還無孤企望旋因大臣儒臣陳白請留又以別
諭挽行有替遣子弟之命公欲於前席面請入侍講
筵上方講周易講畢公奏蹇解二卦陰多陽少非
治泰之象每言斥遠小人之義自 上當體念此義
仍申乞省墓於未死之前且陳前日李頤命所達實
臣死有餘罪臣嘗以是隱痛故諸臣疑臣不還而南
鄉遠隔日邊臣何敢不還 上懇留曰頤命之說予
已洞燭卿無以此爲念公又言臣今退去後難更進
臣素有區區所懷請並仰陳此即論拯事也蓋拯嘗

師事宋相時烈而情義不終時論斥以背師故公特
明其不然又言洪受疇被罪之冤既退又陳劄申論
拯事判府事閔鼎重上劄斥公右拯 批曰豈可以
一人之言有所撓奪公又上劄引罪言鼎重劄批與
臣所親承於前席者有異凡諸處分其事爲是則固
當堅守不撓如其不然改之爲貴恐不宜因仍苟且
也 批旨頗嚴諫長李奎齡疏言 批旨未安 上
即命刪改公又劄待罪 批曰遣辭頗欠稱停以致
元老不安慙悔曷諭領相南公九萬劄言李某忠樸
無他將欲留疏退歸請下 溫旨以挽老臣之行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上特降別諭承宣日再至公不敢遽退出次西湖七月
上特罷吏判朴世采竄領相南九萬右相呂聖
齊蓋朴公赴召有論罪宗杭事忤旨兩相欲解釋
匡救而重觸上怒故也公連三劄請收成命八月
大妃昇遐公爲過因山仍留京邸己巳正月又請
致事傳曰卿以耆舊大臣夙負重望歷數朝中忠
厚斂樸處心公平如卿者幾許以是不容於囂囂之
世態累遭顛躓而予則實諒卿斷斷無他陞領中樞
三月朝著翻換罷兩賢臣文廟從享公上劄言當初
陞祀臣亦獻議聖上特循多士之建請快行累

朝之闕典到今八季之後遽命還黜舉措顛倒
上下嚴旨卽出寓江外四月坤位將傾公謂子弟
曰國有大事他不可顧宜與百僚力爭回天卽趣駕
至城外是夜上親鞫吳斗寅等仍下教此後如
此疏章繩以逆律而庭請亦已停矣公旣未參庭請
亦不得陳章退還江寓忠憤鬱激不能自抑五月二
日聞有中殿出宮之命乃上劄略曰負累賤臣
老而不死忽聞聖朝非常之過舉實是臣民罔極
之至痛卽伏見昨日備忘終有廢黜之命決非盛
世之所忍爲亦豈臣子之所忍見者哉宋仁宗明示

爪痕而其後儒臣之論猶稱白璧之瑕孔道輔語呂夷簡曰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黜母乎人情天理自當若是而自有此舉以來稍有不概於聖心則無論大小臣僚輒以嚴威重法加之富弼所謂一舉而兩失者不幸近之臣以四朝舊物偏蒙曠世異數曾荷孝廟直臣之獎又被聖上懿樸之褒而遭此罔極之事未即匡救於前途使聖上舉措畢竟至此俯仰天地直欲無生劄入天怒大震遂有梃棘之命公承傳旨無幾微色即日就途親戚賓客及臨歧送行者以累千數莫不拭涕初

定鍾城宰相白改北青尋量移鐵原時夫人喪出於京裏八月因疏決蒙宥以夫人喪南下窆于定山地仍復寓扶餘公以國事至此常盡傷長吁寢以成疾往省先山歸哭長子悲疚疾轉劇易箒即庚午六月二十二日也臨絕諄諄皆傷時憂國之語訃聞命特復官爵給喪葬之需十二月葬于林川樂壽洞而遷夫人喪合葬焉大臣有稱公清操於筵中請禮葬者上始許之翌季七月始遣禮官致祭甲戌中宮復位副提學吳道一上疏言李某以尺牘扶正其言激烈懇惻有足以拔一世忠臣直士之淚者慰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諭之舉理宜亟行而前 下教中負犯等文字亦宜
改下 上批示慙悔之意 命刪去前旨而有致祭
之舉乙亥朝廷選清白吏公與焉湖南章甫立祠院
于全州戊子 命配享北青李相國恆福祠蓋亦從
府人請也太常議謚賜以忠貞公爲人忠直確實仁
厚弘毅器局宏偉氣貌峻整習襟坦易而巖然有樹
立行己處事方嚴而縝密寬大而謹敬平生恥爲邊
幅未嘗詭隨於人與人言絕畦畛露悃幅至於論事
是非辨人邪正則截然不可撓犯見有卑諂瞻顧之
態者甚鄙惡之誠孝過人事親愛敬備至左右無違

遇親濟季衰位高之後猶親煮藥遭喪啜粥暮季祭
祀雖非官居之時必備需送之宗家時或在遠未參
則思慕涕泣終日不已外遠代祠廟必往拜墓皆伐
石樹表旁親之無後者亦如之同氣八人友愛尤篤
事伯姊如事母以季妹爲親所鍾愛係戀眷顧一如
親在時一弟夫妻早歿子女幼弱教育婚娶卒使成
立推以至於遠近族戚親睦曲備其不能婚嫁葬喪
者待公以成篤於朋友故舊雖其人已死必存恤其
家雖無服之親及幼少聞其死必食素處鄉黨隣里
忠信謙恭孤窮寒賤者待之愈厚恥言人短喜人有

善雖僮僕吏胥未嘗以惡言加之教子弟御家衆訴
訴肅穆極有方律人多引以爲式其爲政威惠并行
務存大體而條理簡明久而無弊必以振紀綱悖風
化得人才闢言路爲先務而亦不爲詭激特絕之習
律已嚴正人不敢干以私外方饋遺或稍過必除還
之自少不以家人生業嬰心旣貴而甌石屢空終無
一區家舍人以萊公之無地起樓擬之性尚儉素喜
淡泊衣衾服飾只取蔽體破窓弊席人不堪處而晏
如也噫公歷事 四朝爲國家蓋臣愛君憂國不以
進退而少間秉心持己不以內外而或貳平居恂恂

若無所用其心而及其臨大事決大議則有壁立千
仞萬牛難回之操居廟堂則隱然有喬嶽之勢中外
倚之以爲重處江湖則悠然有山野之象鄉里不知
其達官一時有識之士莫不歸心焉永安中途之痛
旣爲千載之於悒而世道乖離終不能安其身於朝
廷之上不得盡展其志卒至棲遑郊野擯斥遐荒以
歿然其言行功蹟本末無玷直節清德在人耳目實
可爲後來師法人稱近世輔相鮮有居公之先者吁
其盛矣哉公於書史初不熟講而聰明瞻達觸處通
暢外家諸藝亦皆周覽而知其說詞翰小技雖非屑

明倫彙編 卷四十一
爲而章奏詩文皆明切高古蓋其得於天賦者然也
貞敬夫人延安金氏縣令迪之女和淑敏慎婦德甚
備事舅姑處兄弟奉祭祀皆盡其道人稱女中君子
在家勤於女紅而安於貧窶在官戒婢僕不得交關
外人公之冰蘖之操亦內助爲多巫覡祈禳之術戒
禁截然不令入於門庭育子孫亦必以孝悌方直儉
素爲本如分俸饋遺之時必先媼媪而後私親其明
義理而不蔽於私如此今 上嘉禮時以命婦入闕
內行燃燭禮 明聖大妃亟加敬重云生於乙卯卒
於己巳六月壽七十五二男二女男長延會主簿次

延普進士郡守女長適持平李斗岳次適參判李世
載主簿二男一女男長宇春郡守次宇夏參奉女適
尹東洙教官郡守無子以宇夏爲後持平一男二女
男世德正言女婿曰俞命岳都事申采華縣監參判
亦無子有繼後子宜龍宇春男曰晉聖觀聖蒙聖女
長適吳彥胄餘二女幼宇夏一女幼尹東洙男光蘊
光謙一女幼其餘不能盡記嗚呼公與我先人交誼
不泛拯自少屏蟄登門甚晚而公以先人之故辱爲
之傾倒末年告休之日乃獨以不肖微物惓惓於
榻前拯以叔向祈奚之義雖不敢致私謝而中心之

感尚不敢忘今於墓道之文託名爲幸而唯老病衰
耗不能發揮德業傳示久遠是懼然公自久遠亦何
待於發揮也銘曰

孝廟撫運奮發聖志 內修外攘欲伸大義 寤寐
豪英圖與共事 公時藐然簪筆入侍 既入臺端
讜議始吐 惟忠惟直結知 明主 外試雷霆內
實眷注 亟加拔擢擬託心膂 際遇甫隆 弓劍
忽遺 追報如丹世路多巖 盤桓于外歲月其道
進無所樂退豈忘憂 晚被登庸位躋形孤 君
實無黨善類是扶 一心王室老而靡渝 冰蘖平

生乃公之餘 國有變故大節益彰 凜然卓立暮
景之光 嗟公本末 聖祖知臣 神歸箕尾名溢
簡編 有樂斯丘衣冠是藏 維式有碑用昭無疆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二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二

神道碑銘

刑曹判書李公神道碑銘

拯自少屏蟄窮谷於當世之名卿大夫罕與相識上舍生李君明彥錄其先尚書公事行來請銘拯非但老病已廢文字之役且以無平生之雅不敢強所不知以為言固辭不敢當李君去而復來者三誠意彌勤仍竊惟念公在銓曹一忤時議在諫院一救晚庵李公皆關涉拯事似有聲氣相同之感不得以強辭者既而李君又以西溪朴公世堂所撰行狀一通來

噫此足以徵信於來世從而述之益無所媿矣謹按李氏其先韓山人文孝公穀文靖公穡父子爲高麗名臣文靖號牧隱當革命之際不屈而終文靖有三子其長曰種德知密直司事即公之十世祖也高祖諱希伯由翰林卒官府使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大秀郡守 贈左贊成祖諱顯英吏曹判書 贈領議政諡忠貞考諱徽祚累興州牧僉知中樞 贈吏曹判書妣 贈貞夫人廣州李氏郡守斗瞻之女高麗左參議養中之後公諱奎齡字文瑞以 天啓乙丑三月九日生幼端凝異凡兒忠貞公鍾愛期以遠大

甲午中司馬兩試補自如察訪陞直長同春宋公一見曰此豈屈於庶官者耶陞主簿遷引儀兼參軍刑曹佐郎庚子除交河縣監時有量田之政公一視饒瘠而爲之等第田均而賦輕民賴之壬寅春擢文科甲辰拜持平時咸鏡監司徐必遠先在朝有言議謬誤之失公欲追劾之忤 旨特除北青判官公見徐公略無悔謝反面加規責徐公亟稱賞之冬入爲直講乙巳拜正言轉直講刑曹正郎未幾爲京畿都事丁未入爲正言時 特旨擢張善澈兵曹參判臺臣駁論 嚴批不從公上疏引 宣祖朝執義辛應時

論沈義謙事以爲外戚不宜特除臺閣不可摧折疏
入十三日始下 批遞公職而特除亦竟寢己歷持
平兵曹佐郎冬選入弘文館拜校理戊申復自持平
還校理論奢侈之害曰宮樣盛行閭巷效尤若不躬
率以正則無以革弊自是遷除不出三司常帶三字
銜陞弼善庚戌歷執義司諫司成副應教宗簿掌樂
正出爲安東府使清白自持嚴明涖下尤以興學爲
務聚邑子弟勸講讀課製作捐月俸以廩之辛亥歲
大侵公約己節用以補賑施籍其尤困極濟於溝壑
者計口給糧民或有增口而濫受者椽吏請抄汰之

公曰與其抄汰而令窮餓者或漏寧吾受欺於民時
朝家令郡邑毋得受流民公曰盡吾民也何分彼此
於是一境無餓死者方伯御史相繼褒聞 賜表裏
冬內遷校理臺啓仍任壬子復以校理召還嘗於
前席進言 聖候久愆停講且閱季外間有言曰若
罷冗官當先玉堂請懋學 上嘉納癸丑拜執義因
旱災與同僚上劄以七事陳戒曰立志必篤求治必
誠開講筵啓言路慎辭氣嚴宮禁省冗兵 優批夏
擢承旨歷兵曹參知戶曹參議遷禮曹 仁宣王后
之喪本曹奏 慈懿殿服從大功之制先是有禮訟

一邊人所言危險至是有乘機疏訐者 命政府六曹三司更議及議啓復執前議特竄首相公亦待罪城外八月 顯宗昇遐今 上嗣服不得已入城供職冬再除大司諫引前事自免乙卯丁內憂服闋除青松府使辭不赴戊午復除竹山黽勉赴官抑奸猾恤困窮儉於自奉割俸補民凡有大小賦役官自取辦每北使之來列邑騷然而公之一境獨晏如也邑人鑱崖銘其德隣邑有效公政而善治者其民曰是李侯之推也並立公碑於其境繡衣以聞 特命陞資爲臺議所格而 上批有曰治爲諸道最近來所

未有也庚申移水原府使冬入爲吏曹參議崔寬按海西時黜二邑宰皆有力於朝而無治能者公以爲不畏強禦擬諫長亞銓者其邑宰之弟也欲尼之而不得人以其爲難辛酉遞爲戶議復自銀臺還銓曹丁判書公憂制除復入銓曹特授京畿監司嚴考課公聽斷私託不行夏遞拜吏曹參判辭罷俄起公觀察嶺南裁斷無滯黜汚吏不少貸一路肅然時又歲飢轉粟以賑之民賴以全行部至安東府髻白歡迎曰公昔活我今又哺我矣丙寅差赴燕副使入爲左尹都憲戶參及到彼所例贈金帛不以一絲污橐畱金

聖德而不豫於天心者也時雷變已數日而納
言之地不聞箴戒公入而始有此啓 嚴批責公遞
還憲府先是持平李益壽李彥紀以後宮之母乘輜
八闕發吏捕治 上盛怒特遞兩臣久未開釋公疏
言向日過舉實古今所未有者 聖上既示悔悟則
當嘉獎兩臣以勵羣工而 恩點尚靳雖曰改過人
孰信之 上嘉納批曰七情難制唯怒爲甚予之病
痛每在這裏向日之事亦不忍一時之忿實涵養之
功未盡而然也反躬慙悔竊以爲呂伯恭之變化氣
質彼何人也必加意本源庶可以去粗暴之病以此

自警於心則寧有外示悔悟而內懷慍怒哉 德音
甚溫中外喜悅遞爲右尹坐微事罷退居郊外己巳
正月敘付軍銜不入四月有 中宮廢黜之 命百
僚庭請還收公將造朝人或止之曰事且不測何遽
入爲公曰國有大事吾老臣何敢不知既入城庭請
己罷公慨然曰天下豈有半日庭請乎入彝其數乎
遂歸郊寓杜門屏迹冬授左尹不拜庚午除鐵原府
使時 嚴旨屢下責諸臣不就官者公三狀求罷不
得遂赴官壬申投紱歸僑寓揚州甲戌夏 上又盡
逐用事者 召復舊人特拜公都憲公累疏辭聞中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壺復位即起拜命與諸僚論己巳諸臣之罪朝議欲置誅殛之典公獨曰順旨與請廢其罪差殊今置此等於極典設有請廢者將何以加其法且我朝仁厚立國不幸近日每當翻覆輒有誅戮所傷多矣今日之議務在平允遂啓竄罪重者十餘人而止論者以爲得當兼世子右副賓客歷工參進刑曹判書視事數日人服公明兼都摠管入耆老所公以季至無復有供世意而只以朝廷事多黽勉在職至是決意退休上章引季優批不許遞爲知樞八月復拜都憲偶屬微疾以十五日卒于皇華坊第計聞上

震悼輟慶壽節賀樂停朝弔祭如例 世子亦遣宮僚來弔賜棺一具以十月三日葬于驪州治北梧里谷負亥之原從先兆也公天資粹美有風度居家孝友事父母敬順無違服勤至老不少怠處昆弟姊妹歡愛周洽叔氏早逝撫養孤寡恩愛篤至祭祀非甚病不攝祖廟祧遷長房而貧不能祀公奉而祭之庶母難事委曲承奉不失其意雅好節儉衣無華絲食不重味聲色服玩泊然無所好行不務嫺飾平居無甚崖異而至辨義利是非確乎有守性恬靜簡交遊足不蹈權要門雖歷颺清華而常持謙挹每進一階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人以爲賀輒不怡曰官高責重恐無以稱塞也惟所
在盡職歷官內外而不以一物自累家人常假貸以
給閱相鼎重謂人曰李令公才足辦事而清白過人
以治著聞不亦宜乎申公翼相公夫人之弟也每稱
公廉操可法尤嚴於辭受有由公幕下而爲海西倅
者感公薦拔饋遺頗過公責之不受又恪謹守法不
爲私撓在秋曹時女子家嘗犯禁請除公不許曰自
我禁之自我除之不可遂與驕直以贖之常惡黨比
誤國持論務主平正如絞訐浮薄之舉非惟身所不
爲見人有近是者亦淡戒之既貴常存韋布之志立

朝四十年進退不苟言行無玷累經世變文網不及
竟以清名終焉及卒家無餘財賴賻贈而辦嗚呼此
公本末之可見者也夫人高靈申氏濟用監正贈
領議政澆之女資性端淑婦德甚備幹理百須撥貧
若富使公忘內顧憂生於壬戌卒於乙巳舉一男二
女後夫人尚州黃氏府使埏之女舉一男一女長子
明恆有才行官止判官少子即明彥長女婿進士俞
德基次別檢張椀次朴弼健判官二女曹命宗張震
煦俞一男二女曰彥哲南道振張繼子曰震煦朴二
子師休餘幼明彥一子銘曰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牧老三派冠冕並傳 吾東世胄未之或先 顯允
忠貞爲國蓋臣 公乃嗣興克立其身 清慎爲德
才明爲業 歷敷中外望實俱愜 時有夷險操履
無疚 歷選時彥誰出其右 禮著懸車世末罕覩
公方告老觀化斯遽 位未盡崇壽未盡享 斂
其餘休以遺後慶 有子克孝思顯厥美 豈徒顯
之尚繼其志

議政府右議政申公神道碑銘

上之二十有三季丁丑十一月三日己卯原任右議
政醒齋申公卒于駱山之第疾革 上命太醫賚藥

物就視又遣中涓問起居訃聞 下教曰國家不幸
新喪元老震悼之懷曷可云喻禮葬令該曹舉行祿
俸亦三季仍給以表予意停朝市遣近侍弔祭如例
明年戊寅正月三日葬于陽川治南天神里西坐之
原胤子瀟錄公事行請狀于領議政柳公尚運禫服
遠來屬拯以神道之銘拯竊惟公之祖晚退軒先生
卽牛溪門人也我先君子與公之考湖隱公情義甚
厚以此於湖隱之狀晚退之誌皆承公命而不敢辭
焉今於銘公之墓尤何敢辭謹按申氏之先高靈人
也在高麗有諱成用始以文科顯自是世襲簪組有

諱包翹入我朝大司諫公之十代祖也六代祖用
漑左議政諡文景爲中宗朝名相高祖諱汝柱加
平郡守 贈吏曹參判曾祖諱棧同知中樞 贈吏
曹判書祖諱應禔卽晚退公承旨 贈左贊成考諱
澆卽湖隱公濟用監正 贈領議政三世之贈以公
貴也妣 贈貞敬夫人星州李氏知中樞垈之女判
書忠肅公尚吉之孫也公諱翼相字叔弼以崇禎
甲戌十一月二日生而異凡兒幼爲父母所鍾愛
而小心不敢懈及長不喜交游篤志劬書庚子陞國
庠壬寅擢文科選入槐院癸卯丁外憂甲辰荐羅內

艱哀毀成疾幾不勝喪服闋拜說書戊申拜檢閱例
陞待教奉教移注書兼說書壬子遷兵曹佐郎公久
在史局多直筆及纂修見者稱服而不悅者亦多云
癸丑春出宰伊川秋以副校理召還病遞冬又拜上
疏論事略曰 先大王大業未集 殿下所當繼志
述事弘濟艱難而垂衣十有四季志不强而德不修
頽惰怠忽同歸於亂亾之轍臣竊痛之今經筵久廢
臣未知九重之內所觀者何書所習者何事經幄之
臣雖不足以講明經義開發 聖心獨不愈於宦寺
宮妾乎又曰色目歧分今至百季苟能虛心正己用

明齋遺稿 卷四十一
捨至公則孰不澡心浴志仰體聖意乎今賢愚是非
都不省察徒以惡黨之心偏係於中疑阻臆逆爲害
反甚又曰戚里之臣不敢干預朝政者誠以戒亂亾
之兆畏後世之譏耳清風府院君金佑明陳疏請對
舉措紛然無論言之當否國舅干政自 殿下始又
曰 殿下寵遇福昌君楨等屢出尋常楨等所當謙
恭畏慎以答 隆恩而反長驕汰是非朝政雌黃人
物甚至交結朝士蔑棄邦禁彼朝臣之無恥者投足
奔趨忘嫌疑而隳大防此固搢紳之羞而使楨等至
此亦爲 聖明之疵崇善君激之營第也割給明禮

宮基以廣其園此已乖昭代之令典况在激等亦豈
宜貪淫富侈爲國人所指點哉末言朝廷是非不明
賢邪雜糅以及鄭維岳傾巧之狀 批曰進戒之言
淡用嘉尚而其他辭說頗有抑揚予未知其穩當疏
出廷臣皆爲公懼甲寅以修史未畢 命改正六品
因筵臣奏只解見任尋出爲北評事乙卯秩滿拜持
平帶知製 教俄遷吏曹佐郎時 上新卽位黨人
當路以禮訟爲寘一時士類流竄殆盡公不欲在朝
丙辰退居湖西之牙山是季三爲吏郎再爲獻納丁
巳遷司藝出仁同府使皆不就秋超拜義州府尹

上以屢召不起至煩下詢不敢辭遂赴任敷儒化使知禮義勸武藝使習弓馬繕修兵器無不精緻又相海口築堰爲稻田歲收穀數千斛以補民役府有泉貨逋負者沒官以終身公爲之方便令津償自贖三年治效大著庚申陞授平安兵馬節度使呈狀遞當收新資 上語筵中曰申某曾論楨柙驕橫之狀言人所不敢言先見之明不可無嘉獎特爲加資又特拜都承旨連除刑兵曹參判大司諫公因辭疏極陳端本出治之道講學克己之方兼論時事略曰 殿下冲季嗣服奸臣反乘其會上蔽 天聰下濟其私

終使強宗逞凶賤孽釀禍幸賴日月高懸陰翳廓清而在廷諸臣七年竄逐之餘前車敗證飫見厭聞此乃興衰撥亂之一大機也若復百隸怠官猶前循私蔑公猶前生民困悴依舊紀綱解弛依舊則一進一退優劣難分朝廷之上覆轍相尋而已又曰頃日設科實無名而終至別設殿試使李師命處身行事灼然可觀則平步青雲自其分內而 恩眷太遽衆口曉曉人君愛惡不可以辟焉又曰世降俗末躁競成風應教朴世堂恬退之風無媿前哲當優容褒獎以礪衰俗又曰官爵太濫資級太驟實世道污隆之所

關中批除職充啓倖門又曰 朝家方建明安公主
第宅昔 孝廟營五主第而間架過多及夫 先朝
定制之論始發 先王教以事在 先朝一遵法制
當自予始今若追 先王之遺意不使踰侈則孰不
欽仰我 聖德也又曰迺者宋時烈幾死讒舌宋浚
吉罪及泉壤 殿下卽作之初不能庇 兩朝老臣
君臣交際若是其難所以巖穴之士唯恐入山之不
淡也仍及慎簡邑宰保障變通之宜 批曰縷縷戒
誨出於忠悃可不惕念又疏言洪萬容之請竄吳始
大等朴致道之請尹鑄緣坐之律既越三尺且關後

弊何可以法外刑人導人主也時追錄保社功公啓
曰此誠大不合於事體而揮斥言者迫令勸勳愚臣
之憂不但在濫賞實在於乾道之日亢也連拜右尹
刑兵曹參判兩司長官十月因星變引見公卿公進
曰自 上先立大本責勵羣下奮發振作爲今日弭
災之第一義也拜同知義禁工曹參判大司憲論罷
趙綱 廟庭配享又拜兵曹參判副提學兼備局有
司堂上吏曹參判因旱災上疏略曰一有災異 殿
下罪己三公引咎而震然之間上下恬然雖聖訓賢
謨日陳於前終無益於成敗矣又曰後唐康澄進言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於其君有不足懼者五淡可畏者六之語此正爲今日發也願嚴宮禁杜私逕重名器尚廉退講學明理使善惡不得遁其情明目達聰以來四方之言優批開納復拜禮曹參判辭遞蓋自庚申以後士流彙進唯公不樂於朝曰變出近宗誅戮相繼且勳戚用事曲逕大開此非士君子立身之秋旣不能高翔遠遁則辭尊居卑辭內居外以明吾志可也辛酉出爲全羅觀察使旣赴任嚴考課明黜陟不以親舊故或貸詢訪才行之士薦聞于朝其有讀書求志者則或躬造其廬或貽書勸獎之壬戌秋內遷副提學時本

道罪配人盧繼信者自獄中上變書公知其虛僞以爲獄事連起中外疑懼不當驚撓人心乃以善處之意通于相臣則以不卽狀聞奏罷公職臺諫至請拿問不允聞者始咎公及設鞫卒無實人皆釋然特敘拜大司成副提學癸亥大司憲皆辭拜平安觀察使關西乃關防重地事務之殷財幣之富甲於諸路公廉簡持身嚴公御下又以忠君孝親等二十餘條刻爲訓辭布諭民間要以正風俗淑人心爲主翌年春病遞時朝議復設閭延等廢四郡南公九萬主其事書問優否公備陳不優狀又以民情馳啓事得己邊

民樹銅碑以頌德焉既歸連拜兵戶吏禮四曹參判
三司國子銀臺長官同知成均左右尹並辭遞丙寅
復出爲京畿觀察使強起視事戊辰拜江華留守又
勉赴冬差 莊烈王后題主官以病辭己巳春時事
大變乃陳疏辭遞四月有 中殿出處私第之命公
以軍銜參庭請翌曉草疏詣闕吳公斗寅等被庭鞫
繼有復陳疏者論以違律之 教矣公泣不食即日
歸楊州村舍冬拜禮曹參判又差赴燕使即張氏冊
封後謝恩也公力辭都承旨柳命賢啓以不欲立朝
遂就吏削職辛未歸寓南陽癸酉移于廣州爲終焉

計甲戌 上海悟 中壺復位公首被進擢拜工曹
判書兼經筵備局諸任以工曹例兼冊禮都監敦匠
事嚴遂造朝移右參贊大司憲受暇歸掃七月擢拜
判義禁屢疏辭 批曰朝著草創舊臣凋零其在分
義決不可退處朴公世采時爲左揆奏曰申某素有
雅望不可不在朝首相又以鞫獄遷延請遣本府郎
官催促公迫於 嚴命進至城外屢疏乞免適值
陵幸有守宮之 命遂出肅先是上苑有小堂 上
時臨御俯瞰通衢臺臣有請毀者 上賞其言而不
毀公奏曰此殆近於悅而不繹矣命即撤之移禮曹

明齋遺稿 卷四十二
判書因辭疏論禁府重囚多所平反乙亥拜吏曹判書不拘色目務絕請託連以知事入侍經筵嘗講大學衍義至唐莊宗事公進曰有始無終者豈但莊宗如明皇勵精初服及其內蠱女寵外任奸臣則馴致天寶之亂人主一心操捨之間興喪判焉每因文義眷眷進戒 上嘉納焉二月進拜右議政公歎曰抱病乞退叨竊至此豈余平日所期哉連章懇辭 批旨隆重不得已出謝又辭於 榻前加賜敦勉又辭兼任尚方繕工提調曰既忝在政府則不可責以煩碎之事 上以前例不許四月因旱請對條陳得人

久任將才儲養專經勸課等事又曰自尚方供給內間者過多所儲不足或取用地部此非崇儉之道也且聞崔淑儀宮以數千金買給云其所居不必過大况方在闕內亦豈非無益之事乎 上答以陳戒切至當別畱心焉五月又以旱災疏論 君德時政皆切中時病以爲 殿下勿以避殿減膳圭璧牲幣爲應天之具雖係上供近於靡文浪費者一併停罷各司需用亦皆掃却常例以答天譴以恤民隱且言罪人疏決亦爲滌鬱之一端請令廟堂三司議輕重稟處 上並納之及會議三司相繼引避竟至中尼公

引咎辭職 優批不許 上命臨昌君焜及金鎮圭
圖畫 中宮影幘公上疏言 坤殿畫影未有前聞
且 坤殿至近之地非他人所敢出入乃 命宗戚
之臣入侍而鎮圭非宗非戚廁於其間亦非禮也事
遂寢時有 陵幸之命公以歲歉請停又請減尚方
之質燕貨者 上並從之九月上章乞骸附陳時弊
其論節儉曰勿以費少而爲之勿以省微而不爲一
日節用有一日之效所以行之唯在至誠十月長單
乞解 上以御札遣承旨諭之使掖庭人賜以酪粥
珍饌問安否疏單至八十上而終 不許屢遣近侍

益加敦迫不得已復出丙子三月因雪災上疏曰請
殿下清心寡慾明法審令毋以文具爲先務毋以姑
息爲良法勿行近惠以爲仁勿任小察以爲明公好
惡以定取舍明賞罰以振頹綱轉災爲祥祈天永命
不外是矣五月 春宮私親張氏先墓有巫蠱事
上至於親鞫公上疏言以千乘之尊臨鞫一隸之賤
甚非所以尊主威而養 聖德時購捕蠱賊張家奴
業同者被告設鞫公同首左兩相議請對啓不必窮
竟蓋田叔焚梁獄辭之義也儒生李世耆等疏斥按
獄諸臣公同兩相出城待罪 上遣承旨敦諭仍與

偕來公上疏引罪 批曰今茲處決意實有在予之心即卿等之心也公納符歸郊居 上命還授 聖批勤摯至有夢見流涕之教公祈免愈力 上知不可強乃勉許遞付判中樞公方欲調病還朝又有修撰李健命之疏公停行陳疏引咎旋因三司請對業同之獄復起諸囚伏法公又露章自劾八月又遣史官別諭與之偕來公辭不獲遂入謝翌年冬公素患塊證猝斃一日之間遂至易箚時中外望公再相而公遽卒莫不驚惋壽僅六十有四嗚呼公天資溫粹中蘊剛正風儀端潔言議明確人之見者莫不愛而

敬之孝友之行甚篤常以祿不逮養爲至痛每見新物必歸之宗家薦于廟值諱辰必自具饌往祭外王考知樞公季逾九耄公事之如父母及卒事季舅如知樞公不以季位疾病而少憚人以爲難弟遇相早歿公撫其孤嫠爲之營居第給資用教子弟必以飭躬修行爲先諸子弟之不屑屑於舉業乃公義方也待內外族黨恩義周遍在鄉曲者以事入京則必歸依於公如其邸或求關節而非害於義則爲之應副及大拜僂一切揮却曰無以我無似而損事體爲也尤急於濟物見人之枉罹罪網或遭喪窮乏者必極

力救濟接人必以悃悞素簡默寡言而遇可人則輒傾心開款和氣藹然論人美惡鑑識不差而未嘗向人說是非如有逐名趨利經營俗務者若將浼已庭無雜賓門絕苞苴嘗貳銓曹時有客入門而笑曰翟門羅雀固宜安有天官侍郎之門懸索而曝衣者乎當其處扈也未免屢空時宰之有舊者欲周之辭而不受立朝尤植立無所苟癸丑一疏之出清名直氣固已聳動朝右而當一番變易之際又獨持公正之論時議尚刻核而公則主寬平俗習喜詆訐而公則務忠厚不以毀譽得喪貳其心己巳金相壽恆之加

罪也公抵書時相曰互相傾軋尚且亾人之國況今以殺戮相報終置國事於何地耶雖言不見施其公私急難之義人不可及有一崇宰見棄清議者欲訪公於屏退之時拒之甚峻及聞其病篤曰四十季故舊垂死之際何忍不相問乎遂往見人以為前拒後往為兩得其當甲戌改紀人皆稱快公獨慨然曰事當首正廢 妃時三司大臣之罪而今反以私讎為先將何以做國事乎蓋公秉心公見理明故其發於言議者常獨伸於流俗之外 顯廟嘗語張公善激曰予觀申某之為人寔金玉佳士也蓋屬意非常而

明倫彙編 卷四十一
灣府散帛儉隸蕭然衣衾而已冬還路拜都憲遞移
都承旨丁卯春由兵參移吏曹時副學崔公錫鼎疏
辨拯事特罷及叙公首擬於西銓時議譁然斥公公
謂畏罪而求合余不忍爲也遂自刻見罷秋叙拜大
諫遞爲工兵曹參判冬還諫院 上展禮 園陵還
前衛未戒而 駕已發從官多顛倒失次公疏論乘
輿進止不宜輕遽 優批尋爲刑參戊辰春復還諫
院李公尚眞與閔相鼎重論拯是非李公上劄質之
於 上批旨嚴切公陳疏極言老臣願忠之誠不宜
遽加譴責 上爲之收還批旨宮姬有築堰海西爲

民弊者公啓論之遞爲左尹都憲同僚劾參判李選
持論太偏律已不善公以爲論議相戾互相排軋終
無湊泊之期引避見遞秋復還憲府會玄石朴公世
采造朝進啓劄忤旨遽斥罷之大臣南公九萬呂公
聖齊請對論救 上愈怒俱梲棘北邊公率諸僚伏
閣爭之不能得遞移戶參又還憲府時 莊烈大妃
久違豫 上舉疏釋之典而不及兩相判書金萬重
亦以事被謫經年矣公疏請並宥不納而遞十月授
都承旨因冬雷陳啓言 君道亢高威怒暴發禮遇
之儒賢慢罵斥退股肱之大臣梲圍絕塞無非爲累

未及用朴公世采嘗以武侯全書貽公勉以經濟之業其他一時諸公莫不心服皆以世道期望而公自釋褐之初即誦其庭訓曰人進一步我退一步每有除命輒逡巡辭避雖不獲已而後出亦不久於仕也至如籌司堂上國子玉署之長則自謙以素乏才學終不肯一出拜命逮至大拜憂形於色欲退則眷遇益隆欲進則時無可爲黽勉於位求退之心至死不怠然於君德闕遺朝政得失民生休戚根本所在或面奏或疏論有懷必陳無言不盡其忠愛之誠老而采篤平生酷愛山水每遇勝地嘯詠忘返晚居

駱山下淨掃一室杜門端居蒔花養鶴以寓自適之趣自少不以文章自任而平居手不釋卷爲文優餘暢達隨意寫盡詩律閒雅筆法適緊又工於篆法薦紳間多求爲墓刻者配咸陽朴氏府使徹之女端莊淑哲克配公德封貞敬夫人先公二月卒與公柩偕引而祔葬于左有二男二女男長卽瀟郡守次日濟先公歿女長適判官韓世箕次適都事李漢宗郡守二男義集奉事喜集一女金佑謙濟一女幼判官三男震朝恆朝頤朝都事五男徽敦敏二女趙彥彬尹東濂餘幼義集二男二女喜集一男嗚呼晚退公受

學於牛溪而又遊栗谷之門蔚然成德湖隱公承其緒業冲約以終公之內行之懿以至立朝居官表裏始終無非本於正學之遺矩其師承淵源有自來矣又其內外世類衆美所萃世稱公之風標節槩類文景公仁厚睦嫻如李忠肅公端雅粹美似湖隱之舅吳忠貞公允謙令儀文質彬彬以爲家國之光於進退之節尤確然常言曰出處是士君子大節苟失於此餘無可觀名賢碩儒每以分義爲重未免一出畢竟顛沛者多矣若無栗谷之才則當以退溪爲則可也蓋公之雅意如此甲寅以後二十餘季之間

世道累變人罕能免於文網否則怵迫章皇往往失其所守公獨超然自在任運推分從容無悶雖以黨人之吹毛終不能以一事指爲疵類豈不以公之見識明達操履瑩白而退讓有素有以見孚於物而然耶若公者使尚論之士論其本末不得不歸之以一代完人也噫其盛矣哉公歿後十二季 賜諡貞簡寔公實德也拯平生慕用公不淺公亦辱爲之傾倒嘗於疏中論及拯事乞寢 召命以安徽分此寶栗谷所論待士不奪其志之義知我之感尙在心中今於墓道之文庶可以少抒後死之懷矣而衰陋病昏

事偉辭拙幽明之間是可媿也已銘曰

世道一降士鮮特立滔滔末流夸毗相襲有斐

君子天賦正直外溫中剛惟玉比德爰初發軔

自待不輕脫略眾趨介然獨行集賢一疏讜議

驚人人所難言奮不顧身黨禍交亂欽迹辭榮

西門鎖鑰三歲邊城聖明變化先見是褒雖

承亨運可改吾操又陳昌言淡戒覆轍確乎自

守難進一節盤桓于外隨地效績惟誠與才何

用不適國有變故分甘退屏力辭使事以死自

靖天心一悟壺儀重正收召舊德俾贊新政

首被登庸由銓入閣聖眷彌隆臣心靡樂既

在其位敢忘匡弼勤勤懇懇有懷必竭一則愛

君二則憂國八字玉音照我衷曲胡不黃耇

以宗士林殄瘁之痛久而愈淡嗟公名德有始

有終淵源所漸世德所鍾好惡萬殊公義自在

以茲銘公尚示百代

吏曹判書久堂朴公神道碑銘

顯宗大王十二年辛亥十月丙申久堂朴公考終于

松都館舍上覽遺疏教曰臨死進言憂愛之誠有

倍他日淡用悲悼因命廩養公老母終其世今

上朝相臣李尚眞閔鼎重諸公白 上曰朴長遠事
母至孝古人所謂不敢有其身者宜旌其門閭且謙
恭謹飭操履有法朝臣莫不敬服而遺命母請易名
亦出挹遜之意宜令太常特 贈其諡 上許之於
戲盛矣議者以爲公雖有遺戒哀榮之典大備顯刻
不可獨闕公之諸子乃以拯爲庶可以知公之志也
屬以神道之銘嗚呼拯何足以知公公諱長遠字仲
久高靈人遠祖諱之順高麗大將軍其後連有科第
遂世爲簪纓族有諱持有諱秀林俱以廉孝著名具
載其孫挹翠軒閭所撰行狀高祖諱世弼進士 贈

執義曾祖諱淨 贈左承旨祖諱孝誠文科府使
贈吏曹參判有文行考諱烜直長 贈吏曹判書亦
有器局早歿妣青松沈氏忠烈公覲之女公以萬曆
四十季壬子三月戊午生學語俊解文字坐未嘗箕
踞六歲始讀書母夫人自進麥飯而餉公以稻不令
公知之公覺之輒不食八歲作詩句輒驚人十一歲
文藝大進人目以李泌晏殊嘗遊三角山有作鄭尚
書經世見公撫頂曰是作溪路藥名之詩者耶歎其
有老成之風以忠烈公命學小學於晚退申公應禔
又從金觀察繼學杜詩十三歲從忠烈公鐵原任所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值李适之亂公言曰賊勢迅急如此比及京都必敗
既而果敗忠烈公奇之甫成童聲名藉甚公已知文
藝爲小技心獨慕古人志業有追配前修之意丙寅
秋發解監試兩場冬委禽於西都時夫人之祖尹公
暄方按西節衾稠有錦綺之屬公即斥去令易以布
丁卯中生員試癸酉 皇明詔使程龍至求詩朝廷
妙選一時以應之公以布衣與焉甲戌丁外憂執喪
盡禮伏執不脫衰經饋奠之暇益肆力於經傳丙子
服闋冬擢大科時虜兵猝至公從忠烈公入江都及
江都陷忠烈公與夫人宋氏死之如宋從容堂故事

公初欲從死忠烈公止之曰汝有母在遂奉母夫人
浮海得免戊寅八史薦公慘經家國之禍無仕進之
意久乃黽勉就講己卯拜檢閱轉奉教庚辰陞典籍
歷監察正言兵曹佐郎適於月課製進反哺鳥詩曰
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微禽亦動人淚落林鳥哺
仁祖覽之曰一家忠孝令人感歎其令該曹優給米
布蓋亂後公嘗進忠烈公遺疏 上下教悲歎特命
旌門至是有此異數辛巳拜正言以子遺之民方在
塗炭請勿復設安山漁箭又以饑饉災異請勿爲大
君治第此公之始初言事皆人所不能言澤民之心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正君之誠已可見於此矣秋奉命試士湖西兼春秋
預修 宣祖實錄壬午爲持平論曹挺立在昏朝首
發凶論致大君冤死又劾舍人柳穎酌酒失儀其冬
八玉堂爲修撰癸未除安陰縣監居官莅民正身率
物常以節用愛人爲心政平事簡闔境晏然益加意
身心手寫大學章句又錄先賢箴戒朝夕觀省縣稱
山水鄉而鄭一蠹先生之所曾蒞也有所謂光風樓
霽月堂者公重修而作記以寓感慕之意暇日以匹
馬出遊嘯詠忘返人不知爲官人也甲申以修撰召
還乙酉拜正言知製 教拜持平時 昭顯世子卒

兩司請鞫醫官又有銓郎沈熙世等竄逐還收之啓
上久不允公引避曰目今天地不交亢旱斯酷未必
不由於上下痞隔言路壅塞之致訑訑之色日甚一
日情意相阻直與旱勢俱極又拜獻納辭職疏末略
曰伏聞有罪已求言審獄之 教臣謂當即日召大
臣有司君臣一堂涕泣相誓一洗痼習痛掃文具求
言則曰某弊可革某政可祛審獄則曰某冤可伸某
罪可治商確生民之利病一循舉國之公議今乃不
然一張紙政院之文若干人疏宥之舉見者莫不曰
故事塞責臣竊痛惜焉又曰計出帑藏諸司積儲京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外米穀可支一年之用則就減明年田租且常貢可
蠲者蠲之可停者停之軍器月課不急之役悉姑罷
免以示與民同患之意則民雖未免於死亦足以少
慰其心也移副修撰奉命試士湖南兼司書入銓曹
爲佐郎時金賊自點方當國其子斌已翔于臺省規
銓郎玉署公再過之人以爲難丙戌有逆獄差問事
郎以勞陞通政公以自郎署衣緋爲不安求外補得
白川丁亥棄歸己丑拜承旨移戶曹參議見朝論攜
貳又求外拜春川府使盡心撫摩謠誦載路設養老
宴以興民孝務簡玩心性理諸書究索不輟夜以繼

日壬辰以承旨召還間拜工戶曹參議公在院久且
頻值開筵隨事獻替以爲事君莫切於匡救其闕將
順其美每以至誠開導從容反復未嘗有激訐之言
上亦多嘉納癸巳史局有新薦不合者爲先進所塞
掌令徐元履論其事有曰威福之權不在 殿下
上擢拜執義以褒之樂靜趙公錫胤爲大憲刻遞元
履被 嚴旨引避大諫睦行善處置遞趙公校理李
泰淵劄斥行善反承拿問之 命公再三繳奏翌日
玉堂洪處尹等請還收泰淵拿 命又請罷行善
上怒甚嚴斥處尹等又迫問公請罷行善是非公對

曰臣乃昨日救秦淵者救秦淵所以非行善也 上
疑公主論明日下備忘記遠竄辭旨極嚴配三水於
是兩司玉堂及三公交章明公無黨左相金公墉又
言北塞母子無俱往理乃 命移拜興海公在謫周
歲未嘗一出戶庭盛暑坐土室終日端拱未嘗見疲
倚讀書日有程課甲午放歸田里戊戌除尚州牧使
爲政精密嚴恕曲盡事理吏畏民安時羣賢彙征連
擬銓副副學冬廟堂抄選可合陞擢者公與焉己亥
拜江原監司 孝宗大王賓天期季蔬饌執方饗如
禮拜禮曹參判時東路大饑同春宋公以賑政急請

勿遞市南俞公引璽書增秩古事仍任之公五上疏
辭新資不許於是請於朝盡除嶺東田賦身役撫摩
安輯殫思區畫一方之民賴以全活民斲石以頌之
庚子還朝連拜大司諫大司成刑曹參判辛丑歷大
司憲又拜大司成會同春宋公白于筵中曰入才培
養專在大司成必得人久任可以成就 上問以他
官兼帶便否宋公對以鄭曄趙錫胤皆兼之仍言今
大司成亦衆望所歸大臣同辭皆以爲當久任責成
移大司諫仍兼國子公不自安連疏辭遞拜兵曹參
判兼同知義禁壬寅復拜大司憲方遣兩南御史公

曰災不虛生由人所召豺豸之寃可疏而理草茅之士可搜而用在今所重雖在於賑政亦當以洗寃澤物求訪人才爲首 上允之拜大司成禮曹參判兼同知成均時有疏論時事而詆公以退步者公陳疏辭謝有四宜退之說且曰臣之欲退實出血忱人言之來誠所甘心公猝被侵斥少無憤厲之意觀者歎服拜吏曹參判兼承文提調尋陞資差僉使拜知中樞辭不許拜大司憲請諸宮免稅田參酌定限查罷諸宮及各衙門士大夫山田海澤設庄害民之類請文成文簡兩賢臣從祀文廟遞拜漢城判尹兼都摠

管爲親養乞郡拜開城畱守甲辰有以不可久於外白于筵中者拜大司憲又移吏曹判書力辭不許痛塞請托之門每以王文正說張師德者對人雖卑官庶職必得望士用之勢游子弟之巧求者皆縮手拜藝文提學八枚卜公擢卿班未久而公議先歸之前後凡七擬竟未登庸一世恨之尋以微事不安再疏辭職不敢進政席 上怒責以分義命下吏罷職大臣及政院三司爭之不得公卽出郊居其後諸臣多爲公訟寃而鄭公維城白 上曰朴某清白孝友不可輕視也未幾有叙 命連拜工刑曹判書大司憲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同知春秋諸司提調乙巳右參贊禮判都憲知義禁
同知經筵時 上以眼患受針公以爲治眼之道莫
如澄心省慮慎喜怒又請親近臣僚頻賜引接時審
理冤獄公論贓吏罪曰此類有何冤狀而入於審理
乎又因災異進劄言諸路公賤括刷有冤畿輔量田
不均軍兵身役番布及逃故未收請量減各衙門屯
田請革罷等事仍言國家用人之路公不勝私以及
君德之所不足無不一一陳戒 上皆嘉納焉又言
求言雖勤而應者漸稀請亟取諸臣疏劄之可採者
斷然行之拜 元子輔養官每進講口諭手畫以至

言動之微亦不放過必誠盡焉丙午拜禮判移吏判
又因冬雷申收拾人才之說請別薦沈鬱不振之人
兼 世子右賓客丁未拜刑判都憲右參贊兼奉常
提調備局堂上從幸溫泉復拜都憲而遞時兩司論
相臣辱國之罪 上并逐七諫臣公請對論救復上
疏曰近日之事只爲辱及 君上人皆痛惋致有臺
啓而 天怒遽震言路壅隔朝廷幾於空虛此豈
聖世之所宜有者乎仍極陳旱災霜災民間飢餓之
狀減稅分賑之政改量均役之道又曰昔司馬光進
言於其君勸盡仁明武之道 殿下於仁似乎有餘

而於明於武猶若病諸則仁亦非所謂仁也未言淬
勵振作勉學親賢尚儉勤政求言必用之意終始以
君德民事惓惓不已 上答曰誠誨殊切語意懇懇
予深歎尚戊申屢拜都憲參贊吏判左賓客弘文提
學擬文衡其辭銓衡經筵疏曰今災異沓臻而 聖
心之漸弛歲加一歲亦無怪乎羣下之玩災狃安又
曰趁此陽和節宣之暇優殿 賜對克勤進接商確
古今發舒精神庶幾慰答人心天災小弭矣時春旱
又甚以必有致雨之道然後可以救民之意懇懇於
筵中時推 恩公卿以下父母季七十者 命賜食

物公設壽席以侈榮賜夏戶判金佐明於 上前言
銓郎權重公陳其不然佐明語頗侵詆繼有相臣之
劄乘釁甚間公力辭得遞冬復入銓曹以不赴考試
坐罷己酉拜知春秋以考史往江都又拜右參贊大
司憲爲養乞郡 上不許而賜米布復拜吏曹公力
辭曰徒以祿仕之計猥玷行道之職心常抱媿入誰
盡知亦豈有三八四八八輒償敗而不知止之銓長
哉五疏得遞又判禮曹時 神德王后祔 廟公博
考廣詢克完重禮庚戌以 祔廟董禮之勞加正憲
以 純陵改封役往咸興復拜都憲秋八路大侵陳

章極言民事之罔極賑政之踈弛朝廷之恬嬉用人
名實言路開塞末言此等事豈外於 殿下之一心
乎心爲大本治之莫如學唯在 殿下加之意而已
並陳朝臣黨比爲事論議相競民憂國計置之度外
之狀縷縷數千言辛亥拜判尹都憲工判公既屢言
事不效不能力挽世道不樂在朝朝廷知其意復除
開城留守七月赴任是歲餓莩相枕憂虞溢目達官
舊人凋喪殆盡公念切時艱中夜不寐屬纊前數日
命諸子執筆口呼草疏極言救民用入弭亂持危之
道末曰人君爲治罔不自精一十六字中出來 殿

下之勉學親賢猶未及於古先哲王之盡分惟 殿
下念茲在茲公歿後孤子鎰拜疏上之公得季僅六
十以其年十二月丁酉葬于長湍先塋下坐乾之原
公爲人溫粹靜重謙恭篤厚襟度凝遠德氣冲和一
見可知爲吉祥君子也天性篤孝嘗以早孤未及致
養爲至痛奉母夫人極其誠自溫清之節甘旨之養
和色婉容承顏養志所以慰悅親意無所不用其至
五十季如一日至其不敢自有其身持身不敢玷污
接物不敢慢惡無非至敬淡愛之所發洞洞屬屬孚
於家而達於國殆古所謂純孝者嘗從容爲母夫人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言人臣既以身許國則不能顧其親今艱危若此脫有緩急即是致命之地願勿望子之能終孝也蓋常諭之於道理欲使其親倉卒能割愛而安義不至過傷也其憂淡思遠慮無不周如此祭祀致其愛慤其禮則參用家禮擊蒙要訣事叔父甚謹每日必進候風雨公故未嘗或廢飲食衣服必皆供進及其喪送終百需皆自公備叔父嘗責其子將撻于庭公同趨下共謝適雨衣冠皆濕公時季位俱高聞者感歎推而至於中表睦婣之厚加人一等性不好夸華貴而無變衣無副襲食不兼味所居不蔽風日歷事三

朝三十餘季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清修苦節終始無間德望自尊士論咸推是以雖其辭尊居卑辭內居外乃其素志而不得自遂焉奏對章疏懇惻明剴不爲激訐敷陳事理要合於義然委曲之中多有人所難言者至於天災水旱及恤民賑飢尤眷眷致意一疏再疏反復陳達不以天聽之或拂而自阻不以俗論之竊議而反顧噫今世安得復有如此論議也公早有遠大之志必欲肆力於斯道以有爲於世自經丙丁之亂遂無當世之念專務斂晦退藏而親老家貧且親意不欲鄉居公不忍傷親之志躊躇內外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不得決去蓋在朝未嘗一日而忘退終至齋志而歿
焉公於儕友交際如水一時士類諸公雖聲氣相同
而至是非得失亦不爲苟合平生獨立自守自 孝
廟初元羣賢彙進人皆想望而標榜競起夸毗成風
公處其間不隨不激從容和毅指點不能及焉其秉
銓亦不與季少新進之流數數惟以至公持正爲主
故不喜者滋多時遭橫逆而怡然任之而已顧獨以
黨議乖隔爲深憂以爲必以此亾國其後世道之壞
如公所憂識者歎其先見公之本末大略如此其細
者不能悉書弱冠已有求道之志日取四書近思程

朱性理諸書沉潛玩索有疑晦輒籤付以識再看三
看至盡除所籤乃已從仕時雖當劇務公退則手不
釋卷杜門獨坐凝神默念然未嘗與人論說亦未嘗
作爲文字以示於人蓋公爲學全用心於內操存省
察之功節度嚴密未曾一時有懈尤致謹於己所獨
知之處以審其幾焉充養既久達於面背安和莊重
渾然成德蓋其工夫純一不但天賦之粹美而已嗚
呼公居今而志古內修而外晦其篤倫敬身之行含
章履謙之德皆本之於真心實學而知者或寡矣然
黃中之美終有不可掩者其知之者則莫不心悅無

明齋遺稿 卷四十二
敦咸以篤學君子歸之嗚呼盛哉貞夫人海平尹氏
監察元之之女領議政斗壽之曾孫貞靜端淑安貧
善事姑配德無違生與公同年卒於丙寅耐葬公墓
舉四男四女男長曰鎭生員壯元安山郡守以死孝
稱次曰銑礪山郡守清白世其家朝議將擢用會病
卒人惜之次曰鐔以學行著名方守榮川郡季曰鎭
蘊志韜名止於教官女婿曰具鳳徵曰持平李敏采
曰牧使李世龜曰承旨李震壽安山二男三女曰聖
漢縣監壽漢洪九容李德邵沈浩僉正 贈右議政
礪山三男曰泰漢正字清粹力學不幸早歿恆漢亦

有志行而繼天季師漢二女曰尹宋咸陵君極榮川
男曰亮漢進士壯元女幼教官一男一女幼具有一
男曰鼎明持平繼子曰頤命判書牧使一男曰光佐
魁科應教承旨二男二女曰道謙道淳趙星壽辛最
彥聖漢三男二女光秀龍秀最秀宋好孫俞啓基沈
浩一男二女女長冊封 王世子嬪次幼內外孫曾
數十人不盡載嗚呼公與拯之先人自少契好不淺
拯屏伏鄉曲雖未得一拜而亦辱公知獎歲己酉遭
親喪扶柩返葬交山公出弔麻浦江上明季公亦棄
世嗚呼今已三十有餘年矣諸胤初以銘文見托辭

謝不敢遽當而數年之間又復相繼奄忽今只叔子
鐔大叔及長孫扶餘宰聖漢甫在爾福善之理何舛
差若是公之諸胤及秦漢各述公言行志事而婿牧
使君又最而為狀甚詳大叔申以前請義有不得終
辭者噫銘公何媿只媿拯識淺文陋不足以稱述名
賢德業耳銘曰

孝首百行誠本萬事 於惟久翁乃有諸己 萊子
弄雛曾興養志 濂溪高風涑水實地 文學登朝
賢路晚亨 名避愈隆爵辭愈嬰 欲去親老欲留
世艱 身縻祿養志在退閑 怡愉于色憂歎于中

抱茲耿耿以至於終 致澤初心雖未克展 猶
有章疏可以略見 嗟公平生閭然日章 一存一
省至死不忘 有賢子孫克述公德 我僭作銘庶
幾無忒

行狀

秋浦先生黃公行狀

秋浦黃先生諱慎字思叔其先昌原人有諱石奇事
高麗封檜山府院君諡恭僖是為鼻祖生知平州事
昌平州生大興縣監善慶縣監生繕工監正禮軒監
正生工曹判書莊武公衡判書生造紙別提瑗別提

生工曹正郎大受卽先生之考也後以先生貴 贈
正郎左贊成別提吏曹參判正郎公器局過入當
宣祖承統之日以注書善處變有名不幸早卒未究
於用妣郭氏內膳寺正懷英之女以 嘉靖辛酉生
先生幼聰悟絕人讀書數行俱下十歲而孤哭泣如
成人弔者不忍見郭夫人教之嚴有法度未成童學
大進弱冠登上庠一時名勝皆慕與之交於是搢衣
於牛溪先生之門大爲牛溪所器重時吳楸灘允謙
亦在門下與先生並稱爲成門兩生云 萬曆戊子
擢魁科時先生聲名藹蔚而羣小方詆牛溪故已有

媚而擠之者初授義盈庫主簿移司憲府監察歷陰
竹縣監北道評事戶曹佐郎至庚寅始以兵曹佐郎
兼三字銜俄遷司諫院正言時鄭汝立謀叛伏誅先
生論銓曹曾擬汝立金堤郡守及黃海都事幾至變
生不虞請罷之遞還兵郎旋復正言初汝立獄起左
相鄭彥信言告者可斬後 上因儒生疏聞之詰于
鞠廳領相李山海對不以實大司憲洪公聖民啓陳
曲折仍斥山海欺隱之狀山海以阿諛雅爲 上所
厚洪公以 持旨遞先生力言聖民忠直又欲劾山
海罪山海引入 上批諭曰百計圖卿之態予已知

之遂又以 特旨黜先生爲高山縣監明年辛卯山海果因宮掖進蜚語黨禍大作鄭松江澈爲之首而洪公以下或竄或削先生亦坐罷退居江華之村莊又明季壬辰倭亂作 大駕倉卒西狩先生從間路趨行在路出伊川會光海受監撫之命臨次本縣聞先生至即拜侍講院司書弼違格非隨事敢言光海亦加敬重恐一日不在左右人比之陸敬輿焉尋遷正言兵郎兼講職如故癸巳春 天朝經略宋應昌移咨 行朝令妙選文學之士要與講論先生與李公廷龜應選在經略幕下半歲經略主陸氏學講大

學不許襲用程朱說先生辨析是非著說凡數十篇經略不能屈後監軍御史周維翰來經略與譙於統軍亭上呼先生與李公參焉指以告御史曰此俱是春坊學士也東國之學尊尚程朱矣御史稱善經略歸以司憲府持平還 行在因扈 駕還都遞除直講爲遠接使李公恆福從事光海以 皇勅將南下全慶之間必欲得先生與俱先生遂解從事以司書從甲午光海北還畱爲體察使尹公斗壽從事尋拜兵曹正郎乙未陞司憲府掌令尋以善華語差御前通事拜司贍寺正移文學時 皇勅有的當陪臣跟

隨沈惟敬往倭營看審撤回之命時相柳成龍薦公充選蓋先生嘗爲黃芝川廷或草起兵檄有廟堂主和秦檜之肉足食之句指柳相也至是爲其所中先生受命即行四月赴熊川接伴天將酬應倭酋動中機宜獨仗忠信雖平日相惡者莫不心服賊將行長設宴請沈惟敬仍囑沈並要先生先生再三不可強而後至時天將主壁行長居西設先生坐於東而倭僧玄蘇據其上先生却立不坐天將問其故先生答曰和尚在上頭嫌於連坐天將即令僧移坐於西先生從容就席顏色不變醜悍氣懾時倭酋秀吉請封

於天朝天朝許之而沈惟敬要我國偕遣信使先生馳啓獻議以爲賊情反覆和事決不可恃設令得成我於大義已缺又不可自我無端通使于讎賊請先以三事要責一則盡撤邊上屯倭不留一卒二則盡還被擄人口三則要關白先致書謝罪渠若不肯我亦有辭也朝廷不能用連拜軍資監司贈寺正明季丙申春入朝 上引見勞之仍問今日送陪臣則賊其撤還乎對曰臣之妄料見其害不見其利 特命加秩陞通政先生疏辭 批曰爲因國事久在虎狼之穴其苦極矣可勿辭四月再赴倭營時 天朝封

倭上使李宗誠在釜山倭營夜棄節跳出遠近驚擾
謂賊再動體察使李元翼開府嶺南方調兵爲備先
生歷見而語之曰主人自是病心所致吾若再往賊
必不動發牌直赴倭奴亦皆驚歎後成以敏代先生
爲接伴官爲倭所怵脫身而逃人追服先生之膽量
云天朝陞副使楊邦亨爲正使以沈惟敬副之仍赴
日本倭將行長又請我國信使曰朝鮮無使則是只
與天朝和也必得朝鮮使臣然後大事可完惟敬然
其言屢移咨朝廷依違答之先生馳啓曰若不遣使
則當明白痛絕以示決無可遣之理而今者含糊兩

間萬一事機交急必有後悔時相欲以先生充使而
又嫌其獨賢遷就延時及聞賊怒乃陽爲不得已者
而啓曰事勢已迫必得備諳賊情者可保無虞黃某
明敏有膽略且有險夷不貳之節請以某遣之 上
初持之再啓乃許時先生之在賊營已二季矣又有
是行朝野氣塞 上以書下諭曰此行係關安危故
以爾差遣但經年賊中辛苦萬端今又遠涉鯨濤淡
入賊窟家有老母不暇顧念予甚惻焉又命月給食
物於大夫入備邊司啓言黃某則既已許國固無憚
勞之心而在朝廷體下之道似當陞秩 上答曰黃

某加資非所惜但加資則嘉善卿也差卿入送過當矣拜敦寧都正八月奉國書泛海臨行有詩曰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軀又以書告別於牛溪先生以爲不敢貪生辱命以負師友作文以誓海神聞者壯之到日本關酋以使臣官卑且不送兩王子怒不許通信且謂將欲拘留倭將調信者私使人來言其故因使求解於沈副使蓋調信與副使以和事自任者也先生答曰我離釜山時已定三條計事若順成則跟隨天使往返一計也事若不成而欲爲拘留則任留一季十季亦所甘心一計

也若大加暴怒雖殺戮亦所不辭一計也久知會有此等事今不足怪只可任他而已關酋受封竟不見我使先生隨天使奉國書而還倭中盛言關酋欲待使船至某地盡加殲滅一行之人莫不惶怖失措先生處之泰然倭奴竟不敢加害回到對馬島島酋平義智爲使臣設宴以邀之先生不赴曰旣不得傳命於關白何可私赴島主之宴乎義智請天使更邀終不肯往義智盛設以俟竟落莫而罷十一月渡海旣復命引見勞苦備至翌日特命陞嘉善諫院柳永慶李必亨等以奉使不竣無功有罪劾請還收新

資 上嚴批却之曰予爲其獨勞賞之幹事與否非
所當問 上意蓋以和議不成爲幸也先生亦陳疏
以辭曰臣固知此舉之無名而徒以在我之勢有綴
旒之危苟得因此而少紓燃眉之急者乃 朝家遣
使之本意故臣不敢臨亂而辭事臣之不明已著於
此賊不效順旣廢通好之禮初無片言之相加且無
僨接之常儀則固不可要見亦不當致辭到此地頭
但當全命而返耳使臣乞留求見以竣事爲期則事
雖或竣而詬辱滋大賚命空返誠出於不得已也抑
此賊之與我邦實萬世不可忘之讎也有血氣者所

共憤痛而臣獨與賊混處閱歲經時包羞忍辱不能
卽死此臣之罪也不許噫先生之於是役備經危困
而精忠勁節實大爲倭奴所服每逢我人必問先生
安否稱頌不已其後請款時書契至云願得信使如
黃某者云而彼宵人者初欲投之豺虎之窟則稱其
有夷險不貳之節及其全節而返則又構之以畏怵
凶賊其心可謂孔艱而又倭奴之不如矣丁酉正月
又以慰諭使南下時倭賊方謀再犯而畏統制使李
舜臣乃縱反間行長若與清正不相能者密通於兵
使金應瑞曰今番和事之不成清正實主張之若去

此人則我之恨釋而貴國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賊將宿某島貴國若以舟師潛伏要之則可縛而來應瑞以聞 上急召備局大臣及先生議此事 上問曰行清兩賊果如是乎先生對曰二賊雖曰有隙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出於敵人者也 上顧柳相成龍曰此言正是卿意如何左右雖然先生言猶幸其或成仍請遣先生往先生新自海外歸未及省親上顧公笑曰欲遣卿行而其如久勞何先生對曰君父有命萬一事集則臣何敢憚勞即日辭朝以慰撫諸軍爲名實令設策撲清賊也先生密諭於舜臣舜

臣曰海道艱險多率船艦則賊無不知之理少其數則反爲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來是島實與行長謀羸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 朝命拿推舜臣而元均代之乃覆舟師人始服先生先見體察使李元翼請畱公爲贊畫使未幾被命以沈天使接伴使往湖南蓋沈使送帖請得先生故遞李光庭而代之七月倭賊再逞元均敗死賊鋒由三路旬日之間遍滿湖嶺 中殿出避西路京師戒嚴廟堂又薦先生爲全羅巡察使使之南下禦賊先生星夜到界則南原已陷全州繼潰列邑瓦解朝命隔絕先生匹馬奔

走勸起義兵招集散卒隨賊出沒臨機善應戎政民事次第收拾而天朝又調大兵南討先生拮据板蕩糧餉克濟天將屢移咨敘其忠勤竟至掃蕩兇賊廓清一路先生之力也明季戊戌上疏陳情乞迎養上特命將母瓜滿朝廷仍留之九月隨天將劉提督縋進圍倭賊於順天之倭橋晨夜對陣不解衣者凡三月賊退始罷兵還賊之始退也先生上疏請討對馬之賊以振國威且請身爲先驅其疏略曰壬辰之亂實此賊爲之導既不梟秀吉之首則無寧盡殺此賊俾無遺種庶以少洩此憤也臣往季奉使經由此

島其山川形勢蓋熟察而默記之矣此島周回不過數百里而中間多有泊船處陸路雖險狹而四面皆可踰入今大兵方在南洋若今選浙兵七八千與我舟師協勢一舉渡海掩其不備則必可以得志矣如此則可保十季無事矣今不圖不出數季通商給米之請至矣朝議持難竟不能用冬以親病辭遞爲同樞己亥二月拜工曹參判移戶曹夏丁內憂辛丑服闋拜漢城府右尹遷大司諫與同僚上劄陳時務大要有五曰先立大志以恢中興之業曰引接臣隣以通上下之情曰舉用賢能以熙羣工之績曰收拾人

心以遐維新之命曰恢張紀綱以振積衰之勢急務有七曰正田制曰籍民數曰定祀典曰省浮費曰改貢案曰修軍政曰興學校 上優答之時 上已倦于勤朝廷日紊言路閉絕人皆結舌而先生歷陳時務於宮闈之不嚴王子之橫恣朝士之私獻尤斥言不避士林稱之倭酋平調信義智等送書契請和命二品以上獻議先生於 榻前啓曰和有多端越王句踐請和於吳求以身爲臣妻爲妾其辱極矣而後世稱善復讎者必以句踐爲首者終有實事故也若欲救目前之急而終不得善處則無寧以大義絕之

也八月以濟州賊吉云節參鞠勞加嘉義時命設局撰定經書諺解妙選一時文學之士以管之先生預選差堂上一日於晝講啓曰亂後書冊蕩失學校之政不修教訓之道不明此大可憂小學一書蒙士之第一科程請刊布中外勸課士子以盡儲養之方十月拜大司憲先是丁酉仁弘之徒朴惺上疏以構殺崔永慶加之於牛溪先生至是仁弘又嗾其徒文景虎復述惺說而添以遺君之目蓋自戊戌以來羣小爭柄紛拏益甚 上兩屏之嚮用士類於是羣小又假永慶爲名以爲網打之計也先生引避洞斥其誣

明齋遺稿卷四十二
上謂阿其所師而遽之即出郊外待命奇自獻代爲
都憲以歸殺士之名於君父訐激 上怒明年壬寅
正月差謝恩使赴京則羣小已論削牛溪先生官爵
而繼及於先生矣仁弘爲憲長遂以欺 君父庇私
黨啓削官爵九月返自 天朝不敢復命歸于江華
村莊乙巳參扈 聖宣武原從一等命復職牒而時
相柳永慶寢不行丁未移寓扶餘村舍與友人書曰
新居昵邇滄浪俯可唾矣可以晨夕漁釣優游卒歲
耳前後廢處者凡七季其居鄉也幅巾藜杖日與田
翁漁父逍遙蕭然若未始有名位者鄉人有老者接

之必恭有饋魚蔬者必有以報之燕居則衣冠必整
終日肅然沉涵書籍味悅理義而朱書一帙未嘗離
案人有請業者必勸讀小學論語諄諄開導未嘗有
倦色是歲五月因三公救旱之啓命還職牒仍叙拜
護軍入都謝 恩而還戊申二月 宣祖昇遐即赴
臨光海初政拜戶曹參判以亾師尚在罪籍上章辭
六月以 因山期迫入謝即差陳奏副使赴京既至
以君喪在身不受例宴十二月還朝既復命啓曰臣
等在京師聞朝議以奴酋爲憂及歸聞於道路則皆
以爲此賊憂在遼廣次及我國及此暇時修繕險要

明齋遺稿卷四十一
以爲軍兵入保之計不可緩也目今飢民流移關西
一路民不聊生誠不可猝爲此役但預爲講定相擇
形止以定塚基觀勢善措期免後日噬臍之悔可也
朝廷不能用其後戊午遼陽果沒又十年而爲丁卯
又十年而爲丙子先生之淡憂遠慮蓋已如此云己
酉正月以使事之勞陞資憲拜工曹判書仍兼體察
副使未幾移判戶曹差賑恤使時大禮頻數經費日
廣加以太監天使求索無厭財力大屈先生斟酌時
宜量入爲出省浮費杜私囑奸蠹屏息宿弊一祛前
兵使郭再佑仁弘之黨也上疏斥牛溪目之以奸先

生又上疏力辨其誣且以師寃未伸義難從仕請鑄
職歸田光海不許曰具悉卿至懇但此事斷在 先
朝予不能輕議卿必知予情矣然卿以亾師未伸雪
之故至於不仕則無乃太過卿宜安心供職以補國
事先生引入踰月而光海堅執不許不得已復出又
於 榻前申請曰士大夫所重者名節臣於 先朝
蒙被忘君護黨之罪今成某方在罪籍則臣之罪戾
尚在臣身豈可以苟冒職名乎光海答曰予意前已
諭之矣勿辭先生既不得去則仍進言請愛惜民力
節用財貨嚴宮禁杜倖門時光海頗好奢靡服飾儀

物無不華麗豐呈妓工衣服自公備給而皆以錦繡
宮禁不嚴倖門大開閭閻下賤締結宮妾外而上言
內以陰囑凡有所欲不計猥瑣無不售志先生歷指
而極言之又請別置調度郎官賢遷有無市里優之
而勢家牟利之徒頗不悅又請減尚方內局燕市貿
易又進六條啓一曰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曰改貢案
以紓國用三曰作米布以祛防納之弊四曰收魚鹽
以除私占之害五曰裁省浮費以蓄財力六曰久任
該官以責成效又啓請杜赴京使臣私求請又請遣
量田使一正經界皆無所施行先生屢以疾辭職呈

告或上劄者前後數四光海輒勉諭留之又錄壬辰
從難之勞號曰衛聖先生策二等功臣封檜原府院
君上劄辭不準癸丑夏朴應犀獄起蓋應犀等初以
劫盜被囚從獄中上書爲死中求生之計爾瞻誘之
獄翻爲逆及武人鄭浹自北拿來爾瞻又使人邀於
路使之廣引名臣網打一邊先生遂與李公廷龜金
公尚容等十餘人同時被逮三木滿廷都下震駭光
海見供辭曰卿等皆予倚毗之臣豈有黨逆之理既
出賊口不得不問今見供招其情果然並即日放送
先生出寓城西兩司合啓請削官爵鄭仁弘投疏請

一舉治逆之典痛斷根柢於是兩司合啓請遠竄光海素重先生答曰黃某爲人耿介剛直勳舊重臣豈可遠竄又曰有必宥之勳無身犯之惡又曰予在東宮多有犯顏輔導之事豈有到今日爲八歲穉兒同參凶逆之理乎兩司苦爭不已乃令中道付處配甕津縣先是爾瞻受業於原川君原川卽先生之外舅也先生自在東牀與之相從旣而同棲山房覲其心術之慝不復與之還往光海初先生爲光海所倚重爾瞻自義州府尹召還欲結歡於先生亟來候諂笑令色以示親厚先生益惡之會先生之儕流有爲大

小宰者爾瞻求擬諫長大小宰俱來問先生終不答爾瞻聞之形於言色子弟輩皆危之勸先生一見以解先生曰素知其人不可測欲往見而心難強耳遂與之絕於是爾瞻大怨恨及是醞釀大獄旣陰嗾賊豎而誣引又令其鷹犬構捏罪目必欲甘心若非光海終始保全則先生幾不免矣爾瞻知光海意厚慮先生或復起且慕其名行必欲自託故一邊論啓而一邊屢遣人緩頰曰君雖負我我不可負君自上一數問我以黃某實有是罪與否此死生榮辱之機也君自今與我同事則我當白上解之如此則不但免

日齋遺稿卷四十二
譴官爵自如也先生謝曰淡荷故人拯濟之念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意於世事而爲希冀之言乎冒利苟全亦故人之所賤也又謂其人曰我置死生於度外久矣豈可棄吾之平生而從之爾瞻又送言若遺子弟則可議紓禍子弟泣請往見先生輒不許曰死生在天吾家子弟豈可廁跡於奸人之門乎爾瞻大怒必欲殺之而光海竟不從申監司翊亮常曰癸丑之獄禍變猝作死生迫前雖以叔父之雅量不無少變常度而唯秋浦公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肝腸云申卽象村之姪也居謫凡五季不出戶庭邑

人無見其面者先生稟氣虛弱不服水土竟以丁巳三月十四日卒于配所壽五十六中外聞者莫不痛之無論彼此皆曰正人亾矣雖平日攻先生者亦曰黃公勁直吾曾論劾他日得罪士林何以舉顏云計聞光海亦驚悼卽命復官贈爵禮葬返葬于揚州西山先塋某向之原玄軒申公欽月沙李公廷龜守夢鄭公擘清陰金公尚憲皆操文以祭仁祖元季例罷光海時勳封及追贈而特贈右議政賜諡文敏先生天資端重器宇英秀居家孝友出天事偏親至於恩賜祿俸親舊贈遺盡輸北堂一任分與兄弟

明齋遺稿 卷四十二
子姪世傳臧獲盡給寡嫂絲毫無所與與人交誠悃
藹然而談論之際精彩溢發立朝正直不撓剛方鮮
許可非其人雖達官貴人不直視臨事絕不依違苟
且適於義而已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毫髮始忤李山
海斥補外邑中忤柳相成龍連陷死地終忤李爾瞻
得禍尤酷戊申臨海獄起先生謂李相元翼曰初政
如此國事可知前頭之憂有不可測吾儕不如早死
李相後以語人曰黃公之先見達識過吾輩遠甚云
申公欽論之曰有明睿之識斷決之才不奪之節特
立之操蒼黃迫之而無枉步顛倒臨之而無失辭脂

韋軌散之端息於中苟且悞懦之態絕於外獻可替
否似陸敬輿臨事先見似呂獻可奉使不辱似富彥
國其後入相後每言吾儕朋遊間惟白沙秋浦兩公
風致人自不可及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忠
介政事之才無出秋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當在吾
前其所施爲必有可觀李公廷龜誄之曰天地間氣
子得其正稟有剛柔子得純剛行有方圓子蹈其方
操有清濁子揭其清故能卓立困而長貞如金之精
百鍊愈堅凡子成就皆學之推師友之傳不媿斯文
前輩尊許之隆如此文章根於性理於書無所不覽

其駢偶之贈炙於人口者特其緒餘耳有詩文若干卷大學講語幕府三槎酬唱錄等書皆逸於丙子之亂夫人李氏宗英原川君徽女原川以篤行明經稱於世有一女擇對聞公名而歸之無子男以弟惕之子一皓爲後一女適舍人沈光世側室女二長爲宋興國妻少爲金太極妾一皓登文科官至義州府尹丙子後州民崔孝逸舟載其妻子入中國府尹悲其志恤其宗族爲虜人所害有三男四女男玠縣監珣璉參奉婿進士申炅參判李敏迪府使李選判書金錫胄沈舍人四男楹進士楹庶尹楹府使楹府尹二

女婿判書林壇郡守李緝曾玄以下不盡載嗚呼先生之下世今甲子幾一周矣始象村申公欽爲碑銘而作於光海時故辭事多隱沈舍人爲家狀李月沙爲謚狀而或病其踈略近李君選爲繫季錄二卷先生之孫玠使拯爲行狀辭不獲謹就諸作而撮之合爲一通使後世有攷焉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四十二

